

Wohlfellic
ndhaft
Verd
so dab
Männerleitung zu tra
die Erlaubnis, der ers
realien hat das
Wohlfellic
ndhaft
Verd
so dab
Männerleitung zu tra
die Erlaubnis, der ers
realien hat das

耕 耘 文 菘

犯

著

琴

葛



耕 耘 文 叢

犯

葛 琴 著

耕 耘 出 版 社

• 1947 •

犯

琴 葛：者 著

新 黃·人行發

社版出耘耕：所行發

路龍華海上

店書營聯：處售經

口漢都成慶重

• 版一週月二年七四九一 •

目錄

磨坊.....七

枇杷.....二九

藥.....七三

犯.....九五

後記.....一四一

磨

坊

磨坊

天剛亮。黃鬍子敲着他的牀板在喊：

「喂，起來，起來，天亮還不曉得嗎？」

小林兒打茅棚角裏的鋪上坐起來，嘟着嘴，擦擦眼。眼皮很不聽話地撐不起來。

四周黑恹恹，只從茅棚的頂上漏進幾線水般的亮光。看去彷彿在那裏動，彷彿要滴到他眼睛里來。真是的，人家一個夢還沒有做好哩！小林兒搥一下腿，人就很快的離了牀。

「哼，你們就好睏，『起來！』『起來！』別人該死的！」

他踏著重重的脚步走去開茅棚的門，一手按在門門上，望着門側面那兩個

老老住的房，很不服氣地把眼睛一眨，喉嚨頭長了毛樣的想噲，可忍着沒噲出來，他想聽聽房裏的黃鬍子，有沒有跟師姆娘在說他什麼。

飛蚊大胆地撲到他眼睛鼻子上，嗡嗡嗡嗡，嗡嗡嗡嗡，敲什麼銅鑼似的，嚷得他一點也聽不見別的聲音。只覺得有種東西直從脚下往上爬，爬到快近小肚子那裏，兩條腿就軟得彷彿站在棉花舖的地上，他咬一咬牙，心裏又忿忿的罵了起來：

「生什麼病嗎？你們夜裏睡，等歇日裏又要翻。人家呢，人家呢，有什麼打了三更還不許睡的！牛嗎？怎麼自己的牛倒曉得很早就叫牠歇夜呢？」

小林兒氣得心裏冒火，那個老南瓜樣的頭，吃重地向前垂着，彷彿要把那條細頸壓斷似的，一下「蓬」地撞在茅棚門上，肩膀骨跟着高聳起來，活像一匹長角的小黃牛，一股蠻勁地想等着什麼來鬪一場。不過他很知道，他來到這個地方就從沒有鬧贏過什麼人。

兩分鐘後，板門終於在小林兒的手裏拉開了，而且輕輕地，不讓那門叫，也不讓它撞倒側面的蘆屏牆，生怕裏面的老頭兒，會從那蘆屏的細眼裏，轉着落水鬼樣的眼睛偷看他。

門外「土骨」、（註）墩背後的大楊樹，正吃飽了夏夜的露水，這時彷彿看見小林兒在望它，即忙擺頭擺腦地跟他打起招呼來。小林兒焦黃着臉，露出一個缺了的門牙，只向它疏遠地伸伸腰，就走到石磨邊去了。

放着石磨泥牆角裏，天天都堆着一堆磨釉用的石英什麼，在永遠是那麽灰暗的光線中，閃着一種慘白的光芒。小林兒一見這東西，頭就重起來。他不曉得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樣多的討厭東西，老要送到黃鬍子的釉坊裏來，這堆還沒有敲完，門外「土骨」墩旁邊，卻又堆着更大的一堆了。黃鬍子挺愛這東西，他說是糧草呵，越多越好！

「土骨」：是一種磨釉的原料。土褐色，形狀像一根根的骨頭。產在大湖邊。

咄！小林兒瞅着那堆比身子還高的石堆，心裏壓得緊緊的，把舌尖從缺門牙的地方用力一抵，墊起腳跟，頸子伸得怪長，活像一隻用前腳爬上桌去的偷食狗，他抖着臂膀，默不作聲地搬下頂上面那大塊的石英來。

還沒有給太陽晒着的風，帶着青草上的露水氣息，從他背後石磨那面的土窗裏吹進來，窗上一些掛下了尾巴的塵垢都像活起來了，在那裏偷偷地動着。小林兒可看不見，沁着油汗的背壁，也沒覺得涼，螞蟻在爬動似的發着癢。

[Giō—Giō]

茅棚那平靜的空氣，猛地給黃鬍子的喊聲，有力地震了兩跳，他轉着一對深褐色的眼睛，先朝小林兒這面望了望，一壁把小辮兒往頭上盤去，一壁踏着大步朝牛欄走，身子一挺一挺的，生怕別人要搶他的牛去放草，即忙又 [Giō]

——[Giō] 地喊了兩聲。

其實小林兒真看也不高興看他。醜死啦，做老板的自己去放牛，有什麼老板自己去放牛的呢？他擎起手裏鐵鎚，對着前面地上的石英，狠氣地一敲下去，立時激起紛紛的碎片，狂怒地爆跳起來。也有些更小的粒子爆到他鼻子上，他不理，大着兩個眼睛，只管狄達狄達的往下敲，像要敲死什麼似的，心裏打定主意不要看黃鬍子，也不看黃鬍子的兩條瘋畜牲。

黃鬍子的脚步先從裏面走出來，嘴裏「Gio—Gio」的喊着。小林兒的臉朝里一側。

唔，今天黃牛走前頭。小林兒的鐵鎚向上一擊，他很快地聽出黃牛的喘聲，已經從自己身邊過去了。「瘋牛！出去吃草就高興！」小林兒罵牠不該走得那麼快，該讓黃鬍子在門口多等等。

可是不一會，大肚子的老水牛也亮亮從裏面跟了出來，走過小林兒的身邊，他那粗大的身子，投下一大塊暗影在小林兒面前，小林兒失望地呼呼鼻

涕，手軟得有點抓不住鏈柄，他覺得本來在自己手裏的一件寶貴玩意給別人兇兇地奪去了。

他發了呆樣的坐在地上把個綯着油汗的背壁，往後面那株沒有削皮的杉木柱上一靠。推出下排的牙齒咬着上嘴唇，在那里一下一下地刨着。他忘記了落下地去的鐵鏈，也忘記了伏在他兩腿中間向他閃發白光的石英塊。跟着黃鬍子裏遠去的「Gio——Gio」的喊聲，自己人，就好像伏在高高的牛背上牛一顛一顛地，在曠野的微風中慢慢地走着，走着！微風吹着人的眼睛，睜也不想睜開來。

「小林兒你看——笑你這個虎跳就不會！」

「爲什麼不會，不過不高興。要未來打江山！」

「打江山？你扮皇帝嗎？」

「自然我扮皇帝呀——拖得我下山，江山就歸他！」

天上流着不相干的雲，一羣牛也給孩子們不相涉地撥開在一旁啃牠們的草。孩子們擁着小林兒，小林兒擺着一個可怕的大頭往山丘頂上跑。

「哇呀呀呀，哇——呀呀呀呀呀！」

他一路大聲喊着長自己的威，彷彿自己真做了皇帝了，一跑到山丘頂上，腰一叉，望着向他衝上來的小兵小將，又得意的喊着：

「來吧！一個對一個，拖得我下山，這裏的江山就歸他！」

小林兒正想得滿頭滾出了汗，不防杉柱後面，忽然伸出一隻乾癟癟的手，好像一把老虎鉗，一下摘住了他的耳朵，彷彿要連着耳根也拔起來。

「呆你的死！手裏的鉗子呢？」

小林兒吃痛地歪着嘴，不能朝那乾癟的師姆娘臉上望，心裏可總想要咬她幾口，這腳帶臉的老女人，壞死啦，嘴一尖一尖的頂會出主意，不是嗎，夜夜噤哩呱啦的，三更還不許人關，鴉片鬼！

「當心，我曉得你那裏的骨頭有點鬆了！」

師姆娘咬緊牙齒，推着小林兒的頭，往杉柱上「蓬」一撞，才鬆出了一大口氣似的拐着兩隻小腳走開了。

小林兒偷眼望望她的背影，無可奈何地在心裏恨恨的說：

「哼！只配黃鬍子打你！」

天上接連有幾小時沒漏下一絲風，太陽噴出火般的熱燄向茅棚裏逼進來。

茅棚壓得低低的挺出一付很愁苦的臉——彷彿在耽心它自己要燒起來。

門外左手面的河坎上，同時有兩個人在攪着釉缸，釉水滾了似的直從缸裏翻起來，不時發出一種空通空通的聲響——像有一羣頑皮的孩子，一個一個的跳下河去弄水。小林兒摸摸自己的臉，好像全給別人忘記了樣的，獨自坐在一架着地放着的大石磨旁邊。

牛已經很早就上了磨。牛屁股下面的繩索，吊在石磨的木架上。石磨另一

面的索子，穿在牛鼻子裏。磨索着牛，牛拉着磨，把磨眼裏爬下去的什麼「七骨」石英嚼得粉細，黃膿樣的從石磨四面淌下來。磨不停息的轉着，牛也不停的，從小林兒面前一趟一趟地轉着跑過去。

牛壳窠窠地打着一樣快慢的拍節，在小林兒聽來，似乎比自己敲石英的時還吃力得多。可是他不能不聽，心裏好像有個活活的東西在焦爛，看他那兩隻手，一無放處似的，有時隨它軟軟的掛在下面，有時很氣樣的握握拳頭，有時又單把一個大姆指放在嘴裏給牙齒咬着，但一下又很快的拔了出來，拿到眼睛前看看，還是沒有一個安放的地方。

他看見黃鬍子跑出跑進很神氣，兩隻手一甩一甩的好像很不在乎。他搖一搖肩膀，趁牛磨添水的時候，趕忙扔開手裏的木瓢，就學着黃鬍子的樣——走路時前胸一挺一挺的，可是剛挺了兩步，手還沒有怎樣甩開，磨上的牛又走過來了，他只得吐一口氣，讓開路，仍舊回到側面的小凳上。

他睜起兩個大大的眼睛，尋什麼東西樣的，這裏一望，那裏一望，望不見一個什麼。只覺得一伸出手來，彷彿就可摸到茅棚頂上的蘆梗。這一條條的蘆梗，給煙灰薰得黑焦焦的，跟覆在它們中間的茅草已分不大清楚。小林兒不想伸手去摸它們，他一望見這棚頂的鬼臉，頭就脹得重重地連氣也有點透不轉。好像從前的茅棚子並沒有這麼低呀！他眈眈眼，剜着一大塊鼻屎，很氣似的力量往空裏一彈，就再不去望它了。

「西瓜呀！白子白瓢呵！」

外面靠河邊的大路上，賣西瓜的忽然直着喉嚨在那裏喊。小林兒全身不安地一跳，斜着眼睛望側面的窗，好像一百隻手在推他立起來。他不，他咬着手背一定不讓自己走到窗口去。他曉得總在河坎上跑來跑去的黃鬍子，一定會看見他。

他忽然掉轉臉去，一下記起了什麼似的，儘瞅着背後的泥牆，把個老南瓜

樣的頭，向左面一擺，映映眼，又向右面的斜裏一擺，接連這樣地擺了幾下，終於給他在那班剝的泥牆上，發現了一條細細的嵌着陽光的裂縫。只是當他把一隻眼睛緊貼上去的時候，似乎又什麼都不見了。

「白子白嚶呵！三白西瓜呀！」

「叫你的魂！」

小林兒握着拳頭往泥牆上一搥，就憤憤地轉過身來，擦擦眼，依舊默不出聲地望着轉動的大石磨，並留心着跟石磨上添水。

「喂，拿去！」

好容易望到磨槽口下面的釉水，慢慢地積滿了，他眼睛一亮，這才一下跳去撲在土窗上，露着他的缺門牙喊了出來。

叫聲從窗外的火陽裏漾開去，並沒有像他所想像的那麼有力，有點抖，好像要哭似的。他重重地噲了一下，聳着肩，一手握在頸喉那裏，又重新朝對面

的河坎上喊着——

「慶山哥，拿呵！」

「聽見了，不是聾子！」

一個粗厲的樣子，破竹竿般的劈到他臉上，他眨眨眼，想想又把腳重重地一頓。

「那麼來拿呀！」

他還沒有看見那個答應他的人。正對着他這面的河坎上，幾隻埋在泥裏跟大路一樣平的釉水缸，這時釉都沉殿在下面，上面浮着一層水，貓眼睛樣的躲在柳蔭下閃綠光。大路上，偏偏也看不見一個人。

小林兒有點不耐煩起來，他「禿」的吐口唾水在窗沿上，望着這起泡的流體，慢慢地滲進泥牆裏，又抬起頭來望着前面，直到慶山哥挑着空桶，從旁邊的門裏晃來後，他輕鬆地一跳，趕忙走到磨槽口那裏等着他，好像慶山哥有什

慶東西帶來他吃，把張缺門子的嘴，向他呆呆地張大着。

「鬼叫！鬼叫！老子還當是天掉下來啦！」

慶山哥一直走到小林兒面前，眼睛一閃一閃的，似乎還沒有看見他這人，嘴裏還是吱咕吱咕的：

「真是的，頂好老子背上也生兩隻手，外面催送種，裏面又鬼叫……」

「我幫你，這裏我來，你去送好了！」

小林兒搶去拿背後的瓢。慶山哥把草帽往腦後一推，露出一個緊綳綳的黑炭臉，撲過去抓着小林兒的膀子就一推。

「鬼要你幫！你一世在這裏做活太公吧！」

「我不要做活太公，你說我不會挑嗎？半担總靠得住，來來看哪。跟你賭

！

小林兒得意地拍拍胸，眼睛一抬起來，忽然看見黃鬍子銜着煙筒，一聲不

響的站在慶山哥背後。他心裏猛一怔，好像突然澆了一身冷水，抓着自己的褲腳半響也沒有動。

幸好旁邊的牛磨突然停了，他得了救樣的，趕忙拾起地上的木瓢，走向牛身邊去裝牠的尿，他伏在地上偷偷向慶山哥投了一眼，慶山沒看他，嘴裏還是吱咕吱咕的，忽然把木瓢往另一隻空桶裏重重地一摔。

「對不起——輕點！我的桶自己會漏的！」黃鬍子沙聲地插着嘴，同時把煙筒囊裏的敲着地。

慶山哥做個鬼臉，彷彿沒有聽見似的，把那空桶一拖過來。小林兒一眼不眨的望着他，覺得這個時候的慶山哥非常威風，他深深從心裏鬆出一口氣。

「……不好叫小林兒送趟把嗎？東山前也在催要糶！」

小林兒去牆角裏倒牛尿，忽然聽見慶山哥要他送糶，他頓時把眉毛往上一挺，眼睛前面，好像躍過一匹很快的白馬，只差沒有把手裏的木瓢摔落，人就

來不及的躍了過來。心裏突突的跳，彷彿有個東西要緊咬破他的胸膛攢出來；並同時在那裏急急地答應着說：

「好的，我去！我去送！」

他巴巴的望望慶山哥，又望望黃鬍子，胸挺得高高的，好像一個賣東西的小販，把自己的貨物打開在客人面前，讓他去細細的鑑賞。他想黃鬍子這一定會答應的，不一樣的跟他做事嗎？

「哼！叫他送？我沒有這麼多的油水給他翻！」

黃鬍子沉着桐油色的臉搖搖頭，眼睛直旋的望着小林兒，猛地把上下的牙齒，用力一磨——彷彿要把小林兒嚼碎了吞下肚去。

「他會什麼呀？袋飯！」

小林兒無可奈何地白着眼，對着黃鬍子一下戳到他臉上的煙筒頭，只得把個老南瓜樣的頭，一點點的往後仰，他覺得好像什麼地方抽去了一塊骨頭；人

吃不住的要跌下地去。直到慶山哥跟黃鬍子都走了開去，他才慢慢地退到土窗這面的小櫬跟前，用力把身子一坐下去。

天上還沒有一絲風兒來，外面楊樹上那成羣的蟬蟲，好像生着很大的氣，在暴躁地噉噉啦啦的叫着，跟牛磨裏那沙沙的碎聲混在一起，直往小林兒心裏攢。小林兒彷彿滿身着了刺，東又癢，西又癢，像有一千萬個螞蟻爬在身上作弄他，咬他，咬得他一些地方火辣辣的，連骨頭眼裏也難受地癢起來了。

「爸這個人呵，有什麼躲在鄉裏來也不來的！」

小林兒望着面前的地，兩隻充血的大眼睛裏，忽然恨恨地掉下兩顆眼淚。爸騙人，爸把自己的兒子騙來往這裏一丟就不管了。這是什麼爸呀，他爲什麼要做爸呢？小林兒很不懂似的搖搖頭。一下，把兩隻手蒙住了他的臉。

「兒呀！你能聽爸的話，爸不是沒用的人！爸田裏只要兩年不荒，就來同你回去，曉得吧？」

那次爸把小林兒從家裏帶出來，走到快近黃鬍子的磨坊時候，爸忽然停了脚，睜着兩個呆頓頓的眼睛摸摸小林兒的頭，嘆一口氣，猛地把他一抱起來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

「曉得吧，老天保佑爸跟你的媽，只要苦兩年，兩年不荒總一定好來帶你了。」

小林兒蒙在臉上的手突一鬆，臉上不住的淌着淚。

兩年，他算不出兩年有多少長。他舉起淌淚的眼睛向四面望望，四面沒有人，師母娘在隔壁的茅棚裏燒菜，同時生氣地罵着人。小林兒沒聽她，他發了呆樣的望着那轉動的牛磨，兩年，他越想，越覺得好長的兩年不容易過。

轉動在小林兒面前的牛磨慢慢地模糊起來，似乎在慢慢地向他搬移開去。他那個像邁着鉛樣重的頭，這時也慢慢地向前垂下去，垂到胸口那裏，他忽然什麼都看不見了。牛磨裏那沒有改變的沙沙聲響，也一點沒有聽見。

「睜你的死！睜虫一天到晚歌在你頭上！」

小林兒覺着身上什麼地方着了痛，突然從地上跳了起來。白着眼瞅着黃鬍子手裏的煙筒——現在又一下抽落在他的膀子上，膀子上泛起一道白痕，他把另一隻手去抓住它。煙桿照樣落在他手上，中間三個指頭，折斷了骨頭似的，半響也不會動。他用含眼淚的眼睛望望下面的地，地在可怕地旋着。

「你——呢」

黃鬍子像一匹狂怒的老野牛，在旋着的地上猛一跳，喘着噓噓的急氣，一撲過來攫住了小林兒的耳朵，沙聲地吼了起來：

「你想把我這匹黃牛磨死嗎？爲什麼不換磨？爲什麼不換磨？想把牠磨死嗎？」

小林兒抱着頭，露出一個門牙的缺口，無聲地縮在泥牆角裏。

「這小鬼真要不得，他在『作死』呀！」

黃鬍子的手還沒有從小林兒耳上鬆開，師姆娘已很氣地，板着一張菜綠色的腳帶臉，格頓格頓地從隔壁趕了過來，她把黃鬍子一推，就揚起眉毛，在小林兒的額角上擊了一個重重的栗暴。

「我曉得你的骨頭又鬆了！你不曉得這匹黃牛六十塊錢剛買來的嗎？哼！告訴你，磨死了牠就要你抵命！」

「你看，這汗！」

黃鬍子一下拉住磨上的牛，摸摸牛背上的汗，又劈了小林兒一個嘴巴！

「老鬼！」

小林兒望着黃鬍子把他的黃牛牽着朝裏面走，師姆娘也格頓格頓的追了上去，他突然從牆角裏一跳起來，撮緊兩個拳頭，好像要撲過去咬他們似的，用全身的力氣把牙齒緊緊地一咬。

「老鬼！自己的牛倒要歇的，人家呢！人家呢！」

可是兩分鐘後，磨上已換着水牛來推了。四邊淌着釉的大石磨，依舊沉重地不停不息的在磨着，磨着……

小林兒睜大着兩個眼睛，摸摸身上一些發痛的地方，好像全給人們忘記了樣的，默不出聲地獨自坐在這石磨的旁邊。

一九三七·五·一五·

枇

杷

枇 杷

一

「啊唷，爸個人真是……」

小溜兒一溜出門，睜着可怕的貓眼睛，向屋子里的爸瞪了一瞪。爸，那還像個爸，一匹斬了尾巴的大公牛，在地上顛呀跳的，把個媽嚇得眼睛直直地老母鷄那樣的撲開兩條臂膀緊挺在泥牆上。牆壁搖搖的動，只差沒有塌下來。

「唉唉，天雷會打他，天雷公公會打死這個沒良心的賭殺鬼！」

小溜兒氣憤地伸伸小拳頭，吐口唾吐在門檻上。真是的，媽那裏是他的「吃菜」呢，他到有酒在肚子裏出勁啦！人家呢？人家呢？小溜兒眨起眼睛望望天，摸摸肚皮，又癩擠癩擠的癩了進去。

「媽，今朝不吃飯嗎？」

癩到媽身邊，小溜兒扯扯媽的衣角。

「你這小鬼！小王八的——項圈兒拿下來！」

爸「起殺」了似的，不知怎麼一來，突然揪着小溜兒頸上的銀項圈，強盜似的要把它發狠拉開來。

「呀！我不，我不！媽——」

小溜兒熱病似的吊着他媽，好像祇有叫媽趕快把這個大強盜打出去。

「媽你的骨頭！——你的媽早餓死啦！」

媽出乎意外的給了小溜兒一巴掌。啊！小溜兒還沒有來及叫出聲，他的眼睛前面，早旋出一個一個的黑團團，許多小金蟲樣的東西，儘在這些團團裏面一股勁兒的飛，又飛進了他的耳朵里，很不安分的，在裏面嚶嚶嗡嗡地叫嚷着。直到他再從屋子裏溜出來的時候，什麼都有點記不起了。摸摸頸子，只曉得

項圈兒已給那個大強盜——爸拿去了，拿去就拿去，掛着有個鳥用！只是媽，媽這個扁鼻子，呵，到底也不是好蛋！她——

小溜兒一跑到李家祠堂前的石場上，頸巴子鼓得高高的，東一望，西一望，只想找個地方把自己躲起來，讓媽這個扁女人，找死了也找不到他——真是的，巴掌可不能當飽呵！

新漲水的河流上，在五月天的陽光裏，活躍地閃着銀鱗般底光波，在石場的那一邊，沿着村外的一些樹叢奔流出去，拋下一種汨汨的水聲，整日夜的迴蕩在村莊的到處鳴唱着。

小溜兒默然地坐在石場邊上，兩隻細小的瘦腳腿，直直地掛在石場下面，一任那擊上浜岸來的活躍的水流，飛起水沫星子鞭到他脚背上，他毫不在意地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，把個紅松毛的頭，儘可能的低垂下來，緊靠在胸上。好像要咬破這胸膛，一股腦兒的把頭攢了進去。

「你來，你來！這裏有個屁在給你吃！」

小溜兒在腿子中間的石條上，猛的捉住一個黃螞蟻。一下，又把手指鬆了開來，撲的向他吐了口唾吐，黃螞蟻爬不動了，朝小溜兒扭扭身子。

「蠢東西，我還不過一滴唾吐呢！」

小溜兒得意地抹抹鼻子，肚子裏也好舒服了許多。

「溜——」

一個尖銳的女人音聲，好像有人吹着麥桿叫叫，突然在祠堂側面的大路上叫了起來。小溜兒的身子猛一顫，浮在頸巴上的得意微笑，一個閃電似的，逃進他那同時睜大着的野貓眼睛裏，跟着，就把這恨恨的貓眼，向溺在唾吐裏的黃螞蟻，貪婪地瞅了一眼。心裏暗暗的罵着：——「唉唉！扁鼻子的人嗎，總歸不是好蛋呵！」

小溜兒摸摸鼻子，一下倔強地跳了起來，盯着面前那奔動的河流，死也不

高興離開這浜岸。直到閃爍在河流上的強烈底陽光，刺痛他眼睛的時候，他才把扁扁的腦袋低垂下來。

「溜，溜溜溜溜！」

唵！小溜兒突的轉向後面，好像站在屋頂上的風筒，給變向的大風，猛地旋了一個身，他搖一搖肩膀，連忙向那邊溜溜叫的女人，劈塔劈塔地跑了過去。他背後的黑影，像隻狡猾的黑狗，一路舐着他那踏在石場上的那濕濕的脚底印，緊緊地跟着他跑，好像要咬他那掇動在破了後襟的，一條大人褲子裏面的小屁股。

「吓，還當是我的媽呢！」

小溜兒一跑到那女人面前，氣憤地掀起一隻寬大的褲脚叫喊起來，同時把頭向頸子裏縮了幾縮。

「小鬼頭！」

那個叫做陳七嬸的女人，也氣憤地瞅了小溜兒一眼，把張黃黃的腳帶臉，拉得非常之長，搖起手裏的大芭蕉扇，拍的一聲打在小溜兒的赤背上。

「你這個，你這個腳趾縫裏的垃圾頭！也想估估老娘的便宜了？哼！不看世界面上，準叫你吃兩記反手耳光！——溜，溜溜！」女人繼續呼她的鴨。

「哼！笑你也不敢！」

小溜兒側着頭跨上一步，刮刮鼻子，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，向她吃吃地傻笑起來，好像要跟她挑戰似的。陳七嬸可屁也不睬他，只管乜着眼睛，向水溝邊上的幾隻小絨鴨，溜溜地叫了一陣，一會兒，又轉向近旁大樹下的那個人，怪像煞有價事地說：

「賣不賣啥，八個，八個銅板稱半斤？」

乖乖！小溜兒這時候才看見一匹狗熊模樣的大麻子，蹲在那兒賣拳頭似的，向這面扮起一個坐馬勢架。一頂遮太陽的大涼帽，貼掛在他腦後的背脊上，

好像不這麼掛着，那挺直着的背，就靠不住要向後跌過去。

小溜兒瞧了他幾瞧，覺得怪不舒服地，舉起手來摸摸自己的臉，接着便一步一步的挨了過去，好像生怕驚動什麼地，挨到那麻子面前，便小心地蹲了下來，忽然也想扮個姿勢真足的坐馬架兒，跟他賽一賽。

可是當他剛把臀部用勁空了起來，猛不防陳七嬸這女人，一陣風似的搖了過來，直搖直扭地，幾乎把小溜兒一個「悶土」像隻扁鴨那樣地跌進大麻子的担兒裏。

「咄，走開！」

麻子着急地叱着小溜兒，連忙伸開兩隻毛茸茸的手臂，圍抱在担兒前面，一忽兒霍地站了起來，揀着一隻「面裝」「大紅沙」枇杷，幌到陳七嬸面前說：

「你看，你看，這是剛上市的真「紅沙」吓，我家來頭也配——」

小溜兒默然地坐在青草上，兩隻炯炯發光的野貓眼睛，一映一映地注視着麻子手裏的那隻大枇杷，又望望上面那張黃黃的腳帶臉，把下嘴唇用勁兜了出來，不讓自己的嘴巴張開，並堅決地咬緊着裏面的牙齒。

「貴死啦，吃了又不曾成仙！」

陳七嬉猛地向後退了兩步，把個骨瘦的尖鼻子，也可怕地拉長起來。對對！小溜兒在她臉上打量了一會，覺得這女人的見識真不錯！真是的，枇杷有什麼好那個呢，肥皂結子那樣的東西！他又得意地望望那個麻子，他想這筆生意一定不成功了，空等了這麼一場呵！

「真不會貴你啦！——」

麻子搶上一步，把胸膛口一簇黑的毛，清楚地露了出來。

「那會貴你呢，一等行情一等貨，不信，你吃個嘗嘗，不甜一個小錢也不要，你吃個嘗嘗看。」

吓！小溜兒的身子驀地一幌，覺得兜在外面的下嘴唇，很有點兜不住了。倒說還有點甜，是的，甜甜的水要從那兒淌出來，他一口嚥下了這水，還是死也不讓那兜緊的嘴唇隨便鬆一鬆。不過對於大麻子的那種「大寬一派頭，覺得非常之感動，連着那張油紙色的大麻臉，一下也十分可親起來。於是很不服氣地，望着那個帶臉的，暗暗地在肚子裏說：

「儘搭些什麼臭架兒啦，人家叫你嘗還不好嗎？快嘗呀！快嘗嘗看呀！啞！你這個黃鼠狼，黃鼠狼真不配——」

小溜兒只管嚥着口裏的水，不知那來的這許多水，討厭死了，害得他嚥也來不及嚥！他把眼睛狠狠地一轉，忽然遷怒到那腳帶臉，臭黃鼠狼！爲什麼一定不嘗一嘗呢？呀！臭死啦，臭黃鼠狼！

「喂！」

小溜兒猛的喊了一聲，連人也蹦了起來，冲着那個大麻臉，很想大着喉嚨

這麼說：

「不要買把她，她，她是臭黃鼠狼呵！」

「好！買你，買你，不過要我自己的秤，——你們的秤是殺野人頭的呀！」

真不防這帶臉的忽然又這麼「劈燥」起來，一粒火星直飛進小溜兒的心裏，燒得他的眼睛也發了紅。

陳七嬸可像煞有價事的，把個吊長絲瓜樣的身子，威風地扭了幾扭，做鬼臉似的向小溜兒眈眈眼睛說：

「溜兒，你給我家去拿把秤來！」

她把手向右場那面有力地一揮。小溜兒跟着她的手向石場上望去，只見一隻獼皮黃狗，拖着尾巴從裏面走過來。

「吓，你家裏那來的秤呀？本來，我也不高興替你去拿！」

「小鬼頭！」

腳帶臉的即忙向小溜兒白了一眼，小溜兒一動不動的掛着兩隻手，他巴望她挺好買不成功，本來她也不配！

「吓，你放心，秤不會『退板』，『退板』了你拿來還我就是！」

不要臉，小溜兒忽然很生氣地，豎着一頭的紅頭毛，把個大麻子從頭到一的吸進她的野貓眼睛裏，連着他手裏的那管秤，好像再不放他出來了，連忙用死勁的映了幾映眼、唉唉！爲什麼一定要賣把她吃呢？她不過是一條臭黃鼠狼呵！

小溜兒一直望着陳七嬸這臭黃鼠狼，用衣襟兜起那些翹着尾巴的，個個有小鴨屁股那麼大的大批把，一扭一扭的走了之後，不禁漠然地搖搖肩膀，覺得身上不知那裏，好像少了樣什麼東西似的，只管抓住一把褲腳，神經地揪在小手裏絞着，絞着，絞得那塊柳條布斯斯地響了，他才「呀」的一聲鬆了手。跟

着，就把這手打了自己一巴掌。

「吓，你家裏種了多少這個呀？」

小溜兒坐在担兒跟前，用手指觸着裏面一個圓圓的東西，忽然跟大麻子搭訕起來，麻子可沒有理他，像要睡去似的眯着眼睛，偶而向小溜兒睜了個白眼，一臉的麻洞，這時更深地陷了進去。

「喂！你不要睏去呀——你自己爲什麼不吃呢？」

小溜兒又慢慢地向担兒裏伸過手去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忽又很快的縮了回來，將中指含在口裏，一任那鹹漚漚的水，緣着指頭流到手背上。

「吃？我們真吃得透啦——」

大麻子傲然地挺眉毛——一臉的麻洞，似乎又平了許多。接着重重地打了個噴嚏說：

「真不希奇啦，哼！我們去枇杷園挑的時候嗎，誰都吃到走也走不動！」

大麻子望望地上的扁担，像預備要站起來走了。小溜兒連忙掬掬屁股，向他括括鼻子說：

「呀呀你騙我，你騙我，枇杷園在那裏？你說，你不要吹牛皮！」

小溜兒興奮得把兩個發亮的眼珠，也狠命的突了出來。他想這麼一說，大麻子一定會告訴他枇杷園在什麼地方，不然他就是吹牛皮，——吹牛皮就挺不要臉！

大麻子可瞧也不瞧他一派，拿着扁帶霍地立了起來，他什麼地方的骨頭格拉一聲響。跟着這響聲，小溜兒也猛的蹦了起來，一步跳上去，直逼到大麻子那毛茸茸的胸膛底下。

「你說，你說，枇杷園在那裏？呀呀，你吹牛皮，呀呀——你是這個，你是這個東西？」

小溜兒顯出一付很不滿意的樣子，翹着一個小指頭，向他一聲一響地。

「哼，笑你也沒有吃過，有本領你吃個我看看，吃個我看看！呀，你騙我，你吹牛皮！」

半分鐘之後，小溜兒失望地望着那個大麻子，大步大步的從自己身邊走開去，走得遠了，連他那搖呀幌的担兒，也給河岸上的一些樹叢跟房屋遮住了，他才茫然地垂下頭來，抓着腿上的褲子，絞得嘶嘶地響，嘶嘶地響。

「枇杷——」

風送着大麻子的一聲長喚，鐘聲一般地悠揚，向小溜兒這面蕩了過來。

「媽媽的！」

小溜兒嚥着一口水，猛地向脚下的小草咒罵起來。

一一

端午日一早起來，小溜兒忙到心裏顛亂。做媽的也不管他的事，隔夜就

約好要去東村主人老爺家幫日忙。媽說主人老爺的皮氣很那個，挺怕煩，挺怕別人家的小把戲到他家裏去。所以——

「呀呀，煩他個鳥！他家裏有什麼好玩呢，本來我也不高興去。」

「是的，你好好的在家裏看家，等會媽晚上回來帶兩個赤豆樓你吃。」

小溜兒焦燥地望着門外，好像有個要緊東西落在外面，生怕別人拾去似的。一刻也靜不下他的心來。媽的話，祇是一陣嗡嗡的風，在他小耳朵外輕輕地吹了過去，不知到底噏些什麼。總之吹過就吹過了，誰還去捉回它來不成嗎？

「記着嗎？」

媽不放心的釘了他一句。

「記着，記着！」

小溜兒毫不遲疑地，只管來不及的把個頭點着，好容易望着媽走出去了——走了還不上二十步的光景，小溜兒呀的一聲便舞起兩個小拳頭，跳呀蹦的飛

出了門。

「哼！鹿鹿頭的這個小什子，看他今天怎麼跟老子伯伯說？再要騙人嗎，哼！那就做不到！」

媽還沒走到東村，小溜兒的人，已經蹣跚進西村的石牌樓，像摘了個頭的蒼蠅，看着鹿鹿頭家的房子，直旋直旋地旋了十幾遍，只是旋來旋去，屁股鹿鹿頭也看不見。

「狗什子，躲了不成嗎？」

小溜兒有點不相信起來，怎麼約好等他等他，自己又不跑出來呢？他講真躲了吧？不，他並沒有說起要躲呵！

對了！小溜兒拍拍大腿，望着東面的太陽，慢慢地從那一面的山角落頭上爬起來。週遭那些五采六色的雲，好像沒有牠們的事了，一股勁兒的向天上跑散開去，繖下那個血紅的太陽，向牙齒尖尖的山頂上滾起來，越看越亮，越看

就越紅——好像給誰咬了一口，又丟在那裏的一隻日長夜大的大「紅沙」枇杷呀。是的，就是大麻子担兒裏的那種大「紅沙」呵！括括叫，不甜一個小錢也不要！

小溜兒猛地蹦起尺把高，嚥着兩口水，連忙又向鹿鹿頭家的黑漆牆門裏望望，那裏頭深得像個鬼洞兒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廳堂上有不有人也看不大清楚。他不住的眯着眼睛，非常之討厭的向裏面罵了起來：

「這小子的睏勁兒倒長啦，不要一睏睏死了呢！」

小溜兒踏着焦躁的步子，只管在他家牆門外的晒稻場上躡躑着。惹着一羣麻雀子，不時怪小心地向他投一眼，烘的一聲從場上飛了起來。一下，又落到場上，直蹦直蹦地等小溜兒走近牠們的時候，又一個老樣的飛到空裏。望着下面的小溜兒，「卽斬」「卽斬」的喝罵起來。

小溜兒蠻不在乎地擦擦鼻子，把隔夜編起在心裏的一個故事，又眨着眼睛

想了一遍，忽然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，得意地笑了起來。

「呀 鹿鹿頭的這個小豬仔多蠢呵！其實故事有什麼好聽呢！」

小溜兒又得意地點點頭，想起鹿鹿頭的那付聽故事的傻勁，心裏又着實威風起來。而且鹿鹿頭還稱贊他的故事，比他學堂裏先生講的還着實好聽得多。

這還不威風嗎？小溜兒連忙假咳了幾聲，把胸脯挺得高高地，擺着兩個手就踱起方步來。他想今天在鹿鹿頭面前，一定要搭一搭架子了，一個故事一隻枇杷真不答應他啦，起碼兩個，兩個真不會貴他啦，人家也化心思想的呵！

「唉唉！他一定餓死啦！」

直等到鹿鹿頭家的雞婆頭屋脊上，也照到太陽了，那黑深深的牆門裏還不見鹿鹿頭的鬼影跑出來，小溜兒的心裏好像燙了幾個泡似的在那裏焦爛起來。

他憤憤地拾着一個石子，斜着身子，把石子在口裏呵了一口氣，對中那個雞婆屋脊用力扔了過去。

「搭！」

小溜兒聽到搭的一聲，心裏又制不住的跳了起來，趕忙撒開腿子，一直跑到河邊上的楊柳樹底下躲着，貓似的伏在草窠落裏，眼睛像草上的露水那樣地，一閃一閃的，窺望着那又黑又深的大牆門裏。

「啊你這個，你這個！我這道你一聰明死啦！」

一刻鐘之後，小溜兒好像過了一年似的，直從草窠落裏跳起來，猛的跳上河坎，冲着那一個打扮得像隻綠蝴蝶樣的，正向這面走過來的米粉罔罔，一箭射了過去，狠狠地擎起一個小拳頭，不知是高興的過了分，還是等得生了氣，很想槌他這麼二十記再講。

可是他沒有這樣做，他一眼望到那個的小手裏，臉就一黑，馬上突着兩個圓圓的貓眼，失望的說：

「你打算又騙我了？你的枇杷呢？你答應我的枇杷呢！」

「我沒有騙你呵，我忘記了！—— 唻，唻，我這個老虎頭好不好！我姐姐做的啊！」

米粉团团壓着兩個酒渦向他微微一笑，舉起他手裏的老虎頭，很希奇地向小溜兒幌了幾幌。

「什麼烏什子啦，這有什麼好耍呢？哼！當心咬你的手，它夜裏一定要咬你的手。」

「不會咬手的，我姐姐說過的。」

米粉团团漲紅了臉，望望手裏那隻黃綢綉的老虎頭，又拿到鼻子上嗅了嗅。

「很香呢，裏面還有香袋兒。」

小溜兒勉強把個紅松毛的頭揆了上去，馬上一手握著喉嚨，扮出一付耍嘔的腔調，假意乾嘔了兩聲接着拍了那老虎頭一下，捏着鼻子說：

「臭死啦，臭死啦！人家大小娘掛掛的呀！」

「不，不！」

米粉团团着急地退了兩步，突然紅着兩條眉毛說：

「吓，你憐死啦，你身上有蟲子，不要靠我，不要靠到我的新衣服！」

米粉团团摸他綠色畫裝上的洋鈕扣，又斯文地退了兩步，故意把那雙醫黃色的新皮鞋，敲着下面磚頭舖的晒稻場，「卽各」「卽各」地響。小溜兒撲的向他吐了口唾吐，差點兒沒吐他的新皮鞋，做個勢頭猛地撲了上去。

「你才憐啦：你才有蟲子啦！屁個新衣服，穿了要變蝴蝶精！」

米粉团团望着他的兩個可怕的大門牙，又慢慢地退了兩步。

「小叫化子！你祖宗！」

他尖着嘴巴罵了他兩聲，便「卽各」「卽各」的向牆門裏跑去，一跑到門裏，又紅着那張米粉做的臉，向小溜兒狡猾地笑了笑。

「喂！小叫化子，小叫化子！我今天不要你的故事聽啦！我的枇杷也不把你吃！我家裏有很多很多的大枇杷，他們大家不要吃，拿來餵鴨子。這枇杷可甜得要死呢！小叫化子你不想吃啊。」

「我操你的——」

這下可把小溜兒的眼睛也氣紅了，那麼可怕地突了出來，死也再平不進去。他無可奈何地咬咬牙齒，拾着一個大大的石塊，猛想對中那個米粉做的臉剝過去，只是一抬頭，連鬼影也不見了。兩扇又高又大的黑漆牆門，向他「八堂」的開着，一望進去是黑深深的深得沒有底。是鬼洞呵，僵屍鬼挺愛住這種洞！

小溜兒一口氣衝到洞門口，驀地豎起一身毛，好像真有鬼來吃他似的，又猛的退了回來，叉着腰，大聲地叫罵起來：

「小僵屍，小僵屍！要末你不跑出洞，哼！出一出洞就要你個命！」

「誰怕你，誰怕你！你這個小叫化子！」

小溜兒總以爲這匹小僵屍再不敢出洞了，這下突然的看見他衝出洞門，心裏倒有些慌起來。可是當他吐一口唾在地上之後，他立時蹦起兩尺來高，握着一個拳頭便死命的撲了過去。

「我操你的僵屍媽！」

「敢！你敢！你敢！你敢！」

小溜兒握緊拳頭的那隻小手膀，猛的給一隻鐵釘似的大手抓住，覺得裏面有一百把小刀在括他的肉，骨頭也支支地好像馬上要碎了。

「啊唷——」

他不能不重重地叫了起來，跟着這叫聲，便是一陣雷聲大笑，和那個米粉团团地拍手聲。

「還要不要到這裏來撒野了？嚇壞了我家的小少爺，可馬上要你的小狗命

！

小溜兒摸着那隻突然鬆開的痛手膀，無可奈何地望望那一臉高興的米粉團，咬着牙齒在心裏說：

「不要臉，一個碰一個才是好漢啦！——」

最後又盯住那個會雷聲笑的大漢：

「你也不識醜，大蟲吃小蟲，癩痢欺燈籠！不識醜，癩痢欺燈籠呵！」

「哪，小叫化子哪！你看這是個什麼東西啊？」

米粉團團，「卽各」一跳，忽然從屁股上的那個袋兒裏，摸出一隻大大的枇杷，托在手心上，直搖直搖的搖到小溜兒面前。小溜兒拚命的瞧着自己的腳背，只當睜去了似的什麼都不放在他心上。可是一隻作怪的眼，偏偏要溜到眼梢頭向那枇杷瞟了一眼，偏偏又給米粉團團看見了。該死！小溜兒突一轉身，臉色紫漲着，望着河坎上那擺動在陽光裏的垂陽，很想變一隻有翅膀的鳥兒

猛地飛了開去。

「哪哪，你算不看我嗎？不過你看也看了——」

米粉团团可出興地纏着他不放，好像耍着一匹沒有角的小羊似的，又跳到
他面前，手指直戳在他額角上。

「你看，我偏要你看哪！剝皮了，一二三剝，我剝小叫化子的狗皮了！」
跟着就把他撕剝下來的枇杷皮，一瓣一瓣的向小溜兒的眼睛上，鼻子上，
紫黑色的頸巴上，亂丟亂撒。他喀喀的笑聲，震着小溜兒的心絃勃勃亂跳。

「你真的也假的？你道我真的怕你嗎？」

小溜兒亢奮地抹抹臉，縮起全部的上嘴唇，好像要一口咬死他似的，幾個
露出的大牙齒，在磨得吱吱發響。

「不曉得呀！」

米粉团团猛的退了一步，望望小溜兒背後那個大草堆樣的正在向他做看鬼

臉的長年佬，立時又胸脯挺挺的直迫到小溜兒的鼻子跟前，一下笑得喉管都去爆破的樣子了，還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

「你吃，你吃！不要客氣噯，今天是大大端午呀，小叫化子也要吃個枇杷嘗嘗新呢！」

「呸！呸！」

小溜兒拍下他塞到嘴巴上的大枇杷，差不多眼淚也要滾出來了，可是他拚命不讓那眼淚滾出，抖着犛子罵起來：

「誰要吃你的枇杷噯——價屍鬼吃的東西！吃枇杷的人都要死，吃枇杷的人今天都要死！」

「你放屁，你放屁，老子要打你！」

米粉团团那紅着的眉毛。陡的往上豎，拍的一巴掌打到小溜兒的臉頰上。

「哼！打老子呀，你什麼緣故要打老子！」

小溜兒一時憤怒的只差眼睛裏沒冒出火，那突起在晒稻場兩旁的，兩個墩般的大草堆，河坎上的楊柳樹，河那邊的田，以及遠遠的山，遠遠的雲，遠遠的一切的一切，在小溜兒看來，那像經過了一翻大的天搖地動，完全失去了明顯輪廓。

他搖一搖身子，似乎每個細胞都幫着出了勁，抓住看着那個綠色的小僵屍——寧可死，死也不放他。

不過等到小溜兒淌着眼淚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，他抓着的小僵屍已經不見了，那個又踢了他小肚子的大漢也不見了，他無可奈何地拭拭眼淚，望着那個踏碎在地上的枇杷，與一個黃焦焦黑溜溜的枇杷核，憤然地舉起一個小拳頭說：

「吃枇杷的人一個一個都要死！」

端午早過了，枇杷還是一整擔一整擔的湧到村上來，翹死啦！好像今年的枇杷不是樹上生的——專門有人在什麼地方用很快很快的手法做的。祇要你稍爲舉起半隻耳朵聽一聽，差不多滿村頭，滿村頭的「樑叉」角落裏，也都充滿着：

「枇杷勿？」

「紅沙枇杷倒担哩！」的那種喧囂喚賣聲，這担去，那担來，風把他們的聲音吹得七歪八斜地，飄到西村又飄到東村，好像一羣嘯叫着的鳩頭鳥，把整天迴蕩在村莊上的水流聲也壓低了，有時低到一點也聽不見。

「媽媽！枇杷到底是個什麼屁東西呀？我偏不相信它！我想吃枇杷的人都靠不住要死呢！」

小溜兒聽得不耐煩，心裏老老要生氣。他近來好像總睡不醒似的，兩隻圓圓的野貓眼睛，也灰暗了許多，而且上眼皮要費了很大的勁才能撐上去。媽也沒有前那樣會打他，一見他的鬼樣子心裏就發酸，酸得一把一把的眼淚，來不及的滾到眼睛裏。

「唉——你這些傻話是那裏來的呢？有枇杷吃的人還會死嗎？傻話！給人家聽見了會打你的嘴！」

「打我的嘴？」

小溜兒一手指着自己的鼻子，顯出非常憤怒的樣子揪着他的媽。

「哼！我騙你嗎？我昨天夜裏做夢的時候，就明明看見鹿鹿頭這小什子，吃枇杷吃死啦！我騙你嗎？那個黑大門裏的小僵屍呀，我看着他吃呀吃的，忽然拍搭一倒下去就四腳筆立直，四腳筆立直的死掉啦！」

小溜兒筆的直立在他媽面前，把兩個灰暗的眼球，拚命眨到頭腦殼裏去，

扮出一個死人的樣子，還把一條焦黃的舌子，伸出口外寸把多長。

「滾開！再說亂話要撕碎你的嘴！」

媽扁着一個鼻子發狠把他推了開去。

「呀呀！」

小溜兒一下又挺了過去，骨出着胸旁那一條一條底肋骨，向煙薰塵垢的屋頂角盯了一眼，那裏排肋骨式的屋頂椽，顯着非常苦悶的樣子，好像要壓倒他的頭上來。

「我騙你嗎？——不過枇杷核是不要緊的。那些吃枇杷的人都是傻瓜呀！化錢買枇杷偏偏不曉得吃核，核才好吃呢？哼，你不要不相信，等會你煨個筍嘗看，包你又香又鬆口，韌筋豆個樣，又香又——」

「咳！」

媽深長地嘆了一口氣，撥動着兩個凹凹的豬眼睛，只管焦心地望着門外，

門外南瓜棚上陽光，一閃一閃的照着她的臉子也發了綠。

陽光老是這麼一閃一閃的，天天從那南瓜棚上走過去，媽也老是拉開一張綠色的臉子望着南瓜棚發愁。那些日長夜大的瓜葉兒，把個竹梢棚蓋裝得密密層層地，好像一頂古式的綠呢大轎，還綴飾着一朵兩朵的小黃花，媽的臉子可沒有添多什麼，只是兩面的顴頰骨，越發蛋壳似的突高起來，配着中央那個扁鼻子，叫人見了馬上會想起那種兩個高屋山間的滴水槽。

「溜！」

媽個人好像有神經毛病的，一想起爛在賭場裏那日夜不歸家的酒鬼丈夫，心就發狠的抖了，抖得眼睛前面什麼都看不見，有時小溜兒明明立在他面前，倒說也看不見，瞎眼蝙蝠那樣地，往往用幾十步之外也可聽到的大聲，猛地叫了起來。等到小溜兒莫名其妙的挨到她身邊，挨到他扁鼻子跟前，他又茫然地掛下兩條眼淚，摸摸小溜兒那紅松毛的頭，便咬緊着牙齒咒罵起來：

「唉唉！害人呵！害老害小，這死屍！這拋屍露骨的！全不想想，賭會翻身嗎？哼！那賭就值得兩個小錢了！這害人的死屍呵，他在河泥裏滾石臼啊！老的小的一淘給他帶下泥肚裏去了！啊！這班警察兵也全瞎了眼睛，不會捉他去彈彈死嗎？」

「彈死他有什麼好呢？……」

小溜兒不服氣的啐了媽一口氣，把個扁扁的紅松毛頭，連連地搖着。

「我倒不歡喜爸彈死，爸說過的，只要運氣來，他總有一天會贏到很多很多的錢。不是嗎，他不是跟你說過的？他說項圈兒也一定要還我的，其實項圈兒有什麼鳥好呢，不如多買點子米，是不是；你說爸幾時會贏啊？你說說看！」

「贏嗎？等他暈在棺材蓋上，你曉不曉得，他暈在棺材蓋上就會贏錢了！」

「好的，不過項圈兒我可不要還——一點也不好耍！」

小溜兒滿臉興奮地舐舐嘴唇，便一股勁兒去煨他的枇杷核了。他的煨法兒越弄就越巧，他覺得放在火鉢裏煨往往容易焦，而且找牠出來的時候也很費事，不如放在瓦片上炒，是的，炒。撒啦啦啦，撒啦啦啦，乖乖！倒像炒白菜啦

「，白菜，白菜，熱來白菜——

一個銅板呀來賣三個？噫——」

「小鬼！」

媽望着小溜兒那股傻勁，臉上的豬眼睛連忙一細，同時小聲地叱了他一聲。小溜兒覺得有勁極了，越發把核兒炒得撒啦啦啦地。並且很有拍調的。把瓦片敲得滴搭滴搭響，一面望着他的媽，便又瞎七瞎八地亂唱起來：

「噫——勿要小鬼小鬼閒話多，

一個銅板買三個。

白菜，白菜，熟白菜——噁吓，

你媽媽來買多一個！」

「小鬼！」

媽媽佯怒地睜了他一眼，又黯然地望着那南瓜棚發愁了。

x x x x x

幾天後，陽光依舊又走上那綠色的瓜棚，一閃一閃地，只是沒有照見對面那張愁的綠色臉子；風吹進瓜棚的時候，也沒有往日那麼快，那麼輕快地夾着一種撒啦啦啦的，枇杷核兒底妙響聲，從一個孩子的紅頭毛上溜開去。只是偶而在那密茂的綠葉間。發出一種單調的瑟瑟聲，——好像受傷的鳥兒，在那裏刷着牠發痛的翅膀。

「啊唷！痛啦！有蟲兒在咬我的肚腸了，好痛呀，媽媽！」

小溜兒捧着個肚皮，靠在媽的身上扭，長長的紅頭毛，像個板刷樣地儘在

媽的扁鼻子上擦來又擦去。

「不要緊呵！怕是凍着了。不會有蟲兒爬進去的吓！」

媽無可奈何地一把抱住了他，岑岑的汗水，從她的臉上直掛到小溜兒的額角上，帶着小溜兒的汗，急雨一般地瀉下去。這些汗的臭，與那暗角裏飄出來的一陣陣的馬桶臭，似乎怪不調和地侵佔了這小房間的全領域？不時想突破上面那一狹條，蓋着明瓦的天窗衝出去。

「會的！」

小溜兒的屁股猛地在媽的大腿上顛了一下，接着又士灰蛇樣的亂扭起來。

「會的，一定會有蟲兒——啊唷，痛死啦！啊唷——媽我痛死啦！」

陽光的雨，從那久失修理的屋瓦破縫裏直逼下來，屋子裏，好像有炎炎的炭火燒起來。

「啊，熱死啦！我要跑出去。」

小溜兒突着兩個充血的眼球，用力剝那媽抱緊在他胸口的手。

「我要跑出去，我要跑出去！」

「不，不，不要吵吓——唉唉！」

媽死命鎖住她的雙手，無論如何不讓他出去。好像房門外面就有什麼可怕的魔鬼，在等着捉她的兒子。

「啊，這死屍，爛死在天主堂——賭場裏不要回來吧！」

媽憤憤地罵着，一面却留心聽着房外面半間屋子裏，有沒有脚步走進來，當小溜兒一陣不叫喊的時候，差不多外面屋裏有多少個蒼蠅在飛叫，她也聽得出，可是總聽不見有什麼脚步走進來。望望兒子的臉色，可一面不如一面，什麼鬼病呢？啊，鬼病！鬼病的臉色才會這樣的紅呵！——

「白菓，白菓，啊！我一籃子的熟白菓誰給我偷去啦？啊，我不要我不要——」

小溜兒驀地從媽的懷裏掙出來，突着眼睛向四壁望望，跳得兩個脚跟，像兩把小鐵鎚樣的在地上亂槌。也不知道那來的這許多力，把撲上去又抱住他的媽，幾乎一交摔倒在地上。

「哼！你這個小什子，老子認得你，老子要吃你的枇杷嗎？呀呀，你偷我——」

血液在小溜兒的身子裏劇烈的奔流着，帶着一種多量的單甯酸 Tannic acid
① 單甯酸 Tannic acid 省稱單甯，五倍子及茶櫟等樹皮中，皆有之。後據醫生檢驗，枇杷核裏亦含有此種成份，性猛烈，食之可中毒。

② 底毒質，奔遍他的全身，奔遍他全身的每一根脈管，還是急劇地，急劇地奔個不停，好像要把他所有的脈管，一下就爆破似的。

「我要打你，我要打你，打死你這——打！」

小溜兒舞起兩個拳，望着牆壁上那一斜角，從明瓦天窗裏照射下來的陽光

直撲過去，猛地又撲了回來，抱着媽的腿窟窿地狂喊起來。

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爲什麼要你打我的嘴？要你還出來，還出我的熱白菓來！」

「溜，溜！」

媽驀地用發抖的手，捧起小溜兒那亂搖亂擻的頭，一眼不眨地望着他的眼睛，好像要望穿他的眼睛——要一直望到他的眼睛底裏，到底有個什麼樣的惡鬼，在作弄她的兒子。

「兒啊，我是你的媽呀！怎好媽也不認識呢？沒有那個偷你白菓呵，不都是你自己吃了的嗎？你叫我一聲看，叫我一聲看，我不是你的媽媽嗎？」

「呸！老子要打你末就要打你！」

小溜兒猛地飛起一個拳頭打在媽的眼角上，露出幾個可怕的大牙齒，好像還要去咬她似的，猛地又在自己的胸上拍了一下。

「你不要臉，你才不要臉！老子家裏的鍋頭蓋不蓋，要你來管嗎？哪！白菓把你吃吧！把你吃吧！哼！老子偏不把你吃——你看！」

小溜兒猛地在媽的鼻子上抓了一把，好像抓了一個什麼東西，連忙送着自己口裏，便用力地咀嚼起來，嚼得滿口的牙齒骨啦啦地響。好像野墳頭上的狗，在啃着什麼骨頭似的。

「唉唉——」

媽再不能看他了。瘋了似的一把抱着小溜兒，咬得自己的嘴唇出了血。

這天夜裏，好像看什麼猴子把戲，在小溜兒家裏擠着擠不開的人，房門上的搖桿也給擠斷了，什麼人率性把它捅下來送到外面半間的大門裏放着。大門裏也碰鼻子都是些人，看見房裏有人出來，便把拉緊着的臉子湊了上去。

「現在怎麼啦，你看會不好啊？」

「到底是什麼毛病呢？挑痧的挑挑也沒用嗎？」

誰都這樣想，可是誰都想不出到底是什麼病。

「不是說——」

陳七嬀挺着一張黃黃的腳帶臉，忽然從房裏擠擠出來，好像發現了什麼似的，拉着別一個女人，一直拉到門外的南瓜棚底下說：

「我說小溜兒的娘，也太沒有見識，怎麼好讓小的枇杷核當飯吃呢！真是生着耳朵也沒有聽見過，不是嗎？核兒裏面難保沒有蟲——你聽！」

小溜兒又是一陣銳聲的尖叫，裏裏外外的人，好像下着靜江子一樣的熬然地靜了下來。於是溜兒在牀板上顛蹦的聲音，格外清楚的，一下一下的震了出去。

「不是嗎？」

陳七嬀望望天上的星斗，驀地打了個寒噤。

「我說今夜這付牀板一定要給他蹦斷，一蹦起來蹦得有三尺來高呀幾個男

人都吃他不住。不過我說這個小的也太饑，怎麼會想到吃起枇杷核來呢？不是，蟲兒一入了肚就難了！」

一陣夜的涼風，從瓜棚上的密葉間漏了下來，陳七嬡扭一扭身子，又驀地打了個寒噤。

「怎麼不叫了呢，這下怕有一筒煙的時光了吧？」

小溜兒好一陣不叫了，一些人把縮下去的頸子，又焦燥地伸長起來，可是小溜兒還是沒有叫。

兩筒煙，三筒煙，差不多五六筒煙的時光也過去了，仰躺在硬板牀上的小溜兒，還是一聲都沒有叫。這下好像很聽話似的，也不用什麼人揪他了，那麼直着兩個眼珠，一動不動的望着上面的屋頂椽。

突然一陣女人的號哭，代替了小溜兒的尖叫，猛地從那小小的屋子裏拋了出來，好像崩倒了一重山，把整個的大地都震了一跳。可是那夜，那可怕之夜

的黑暗，便立時壓到了大地上，把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吞滅着。

一九三六，七，二八。

藥

藥

天上下着雨，濛濛的蛛絲細雨，瑟瑟地，瑟瑟地，似乎再也不歇手了。

天已經快沉到地上，地上到處膠着粥似的泥漿，連屋子也沒有一塊乾乾燥燥的場所。真是鬼天氣。

雙林一見這鬼天，心裏氣得木木的，什麼話也不想說。

他整天悶在屋子裏，好像總在就心那屋子，要給外面的天壓倒，他整天的坐着不想動，整天的望着那隻暗恹恹的屋頂角。

藥，老婆忽然要吃起藥來了。這在雙林，確是件從沒有想到的事，他一輩子，都記得沒有喝過什麼藥，他一覺身子有點不舒服，就主張要攪幹，只要透出一身大汗，人就一切都好了。

然而老婆這女人，說說就氣啦！比牛總倔強一百倍，動又不肯動——人不動動，病怎麼會好呢！躺着，躺着，啾啾呀，她娘的魂！誰的日子比她好過些嗎？老婆不好有點子聲音，一聽見老婆的聲音，雙林的頭就似乎脹到斗樣大，籬樣大，脹到再不能脹了，他一跳，把老婆床面前的桌子猛一拍：

「病！要病給老子去死！」

「我要病的嗎？我自己要病的嗎？」

老婆的肝火也不小，雙林一發起性子來，她就拚命把兩隻腳跟槌着腳頭的牀板子。

『沒有良心的，你！看你等我死了，再討不討起第二個女人？』

『女人，屁！』

有時候，雙林也想再兇她幾句，不過常常兇不到幾句，一下也會給她說到開不開口來。到底是女人呵，女人的本領全在嘴巴上，媽媽的！

這麼着，他又自然而然的，把放在衣袋裏的藥方子，慢慢摸出來，攤開在手里，怪用心的看着，一字一字的，從上面看到下面，下面看到上面，其實半個草楷字也不認識的他，只覺得看到完了，手裏是捧着火把，捧又捧不了，到底不曉得怎樣安放才好。

唉，藥，過了好半天，他只得重重的吐一口氣，依舊把藥方子慢慢的摺起來，放進衣袋裏，眼睛一眨，只做沒有這事似的，對着那隻暗愀愀的屋頂角獸望起來。

可是不一會，那張摺得熟縐的藥方子，不知怎的又會攤開在他手裏了。一彎一扭的字，像畫的符，像烏兒拉的屎，鬼認得，呸！

『四帖，服四帖看！』

雙林清清楚楚的記着，那天呂伯仁來開完方子，拿着謝金出門的時候，還再再的叮囑自己說：

「煎藥不能不吃，兇在她產後的奶毒，服四帖看吧！」

哼！他倒只要烏嘴一搭，說說容易！四帖，吃了四帖還得看！現在不是已經吃過了兩帖了嗎？還不是一樣？

一提起那兩帖藥，雙林那兩塊三角形的高額骨，熱刺刺的，朝老婆躺着的
那張沒有掛帳子牀上望望。

「哼，一頂帳子只吃得兩帖藥！」

他心裏不住的這樣說，可是，另一種想頭，馬上一塊鐵似的壓倒他心上，
使他再不能說出半句話。

是的，是個人，總該多少講一點兆頭呵！怎麼好脫病人床上的帳子呢，這
不是明明要咒她死嗎？雙林臉上的高額骨，越覺發燙起來，一下，頭額上的幾
根粗筋，也不安地從皮層裏暴突出來了。

躺在床上的老婆，可沒有看見他，她的身子，全蹙縮在那條補過又補過的

被裏，上面只露出半個頭，頭上還紮了一大堆厚厚的布，從雙林這面看去，就只看見一張大大的，露出牙齒的大嘴巴，在一堆破爛的布堆中可怕地開裂着，一動不動的，像在等着什麼來恨恨地咬它一口。

啊，該死！該死！雙林越想越難過，那捏着方子的手，突然狠命的一握，握成兩個拳頭，咬着下嘴唇，從椅子上直跳起來。踏着飛下地去的那方子，直聲地喊：

「啊，該死！」

夜晚，雙林一踢進門來，便大聲地對床上的老婆喊着：

「喂，你看！」

老婆吃驚地把眼睛一張，不敢馬上向雙林這面看。她上半個身子靠在後面泥牆上，頭上紮着的那堆布，好像不知有多少重，看她動一動也很不容易。

『×你的娘，這架兒倒不小呢！』

雙林把腋下的傘子，往牆角裏一撐，提起手裏的那包藥，晃到老婆面前，把那藥順手向老婆臉上一擡。

『你看、藥，藥，藥！這總好啦。什麼甜的鹹的不好那個，真是的，一個人偏要吃藥！』

雙林簡直像拾到了什麼寶貝似的，一開口，他的話也多了起來。連那一頭囚結着的亂髮，似乎沒有往常那麼粗硬得可怕——豬鬃樣，直豎在他頭上，使人一見就不知不覺的會想起那坟洞裏的什體活僵屍。現在是那麼馴伏地，捲捲曲曲的覆在他頭上，倒像黑綿羊般的不惹人討厭，且顯得下面那兩塊三角形的高顴骨，似乎也悄悄地平進了許多。

『你不是說六方也混蛋，不肯幫你的忙嗎？』

老婆抽出一大口氣，才用力把那微腫的雀斑臉轉了出來，望着火光裏那雙

林手上的一包藥，拚命裝出高興的樣子，生怕不這麼着，會把丈夫的興頭打消下去。

『六方？嘿！別再提這混蛋吧，狗混蛋！』

雙林把藥往桌上一放，退下一步搓搓手，頭就慢慢的低了下來。

『你吃你的藥，嚕嘛什麼呢！』

他盯了老婆一眼。

窗外的雨，依舊不停不歇的下，夜裏的雨聲，似乎放大了些，落在屋瓦上，像落着什麼沙，夾着那單調的，滴嗒滴嗒的屋簷水聲音，叫人感到窒塞一般地透不出氣來。

雙林可不大去打理這些，也不再指望那六方小包頭管着的那個山場，到底要什麼時候開得了工。他小心地把那藥一包一包的解開來，送到油燈底下看看，再送到鼻子前聞聞，然後加着水，一道倒在藥罐裏。

他把炭風爐扇旺之後，起初還是呆呆的坐在屋角裏，只是當他注意到那跳動的，紅的綠的火舌，像一匣子關不住的山蝴蝶，那麼撲撲地在藥爐四邊亂竄亂舞的樣子，心裏猛覺得一跳，臉上立時浮出一個意外的粗笑，便斜着身子，從桌子邊的一撇黑影中，望着他的老婆說：

『不過，是這樣的，今天的事情，真給我們串得傷呀！』

『吹你的牛，連六方也不給你幫忙，還有鬼會相信你！』

老婆小聲地說，眼皮沉重得撐不起來。接着猛向側面癱癱地拉着下嘴唇，只沒有叫出那尖銳的殺豬聲，害奶毒這面半個身子，像有鋒銳的鋸子截她一樣。

『吹牛嗎？哼！不過講講你也不相信！』

雙林揮起手裏的破扇子，一下跳到老婆床沿上坐着，閃亮着一對烏黑黑的眼珠說：

『頭先我不是又去找過六方嗎？唉，這混蛋開口山主，閉口山主，還說自

己很要幫我們的忙，山主呀——這腔水裏，山主也氣得發跳，天下雨，天要山場停的工，跟他山主有什麼牽絲攀藤呢！再加山場裏人多，不能開這個例，借錢，借錢。他沒有這麼多的錢往水裏飄！我×他的娘，當真六方真肯幫我們的忙，也只要他到舖子說一聲，掛眼就是啦，總歸六方是狗——狗還跟他打什麼交道呢！」

他猛地握緊一個拳，拍的打在左手的破芭蕉扇上，嚇得桌上那油燈火，不安地晃了好幾晃。

「啊，這鬼火——」

雙林趕忙把油裏的燈草一揚，抹抹鼻子來不及的說：

「後來我就跑啦，一跑就跑到豬頭老七那裏，乖乖，你曉得老七子在那裏做什麼？——啊，你不要聽嗎？是你的事呀！」

「我的事？」

老婆猛把閉下去的眼皮，用勁撐開了一線，勉強看見雙林鼻子上，抹着一大塊炭灰，沉重的眼皮，又一下閉緊了。

『怎會是我的事呢！』

她打起比較響的嗓子，代替她不能看他的兩隻眼睛。

『爲什麼不是你的事呢，聽我說啦！哼，這老七子真不中，我跑進去的時候，他像匹狗熊樣的躺在地上只是叫，他老婆就狠吧，見我進去了，還接連把他擰了好幾把，真潑婦，又潑又辣呀！』

『不過老七子也不是什麼大好貨——啊啲！』

老婆咬着一張歪斜的嘴，扭動她上半身猛叫一聲。叫聲還沒有怎樣的在空氣裏散開去。雙林猛一跳，興奮地抓着一把空氣在手裏說：

『這還成話，總之老七子是個男人啦！』

『大不了你們兩個男的幫着做她一頓，虧你還有臉說！』

「呸！這算什麼呢，那隻南京板鴨婆，你道她還吃我兩個不了嗎？我，我一想，總歸男人要幫男人囉，我，我就把臉一板，趁勢一把胸脯的把老七子拖了起來，不過光拖起來還不是事，我這就裝出問老七子討賬的樣子，我說錢要不要還我嘍，我們局裏去說話，我們局裏去說話！」

雙林一把拖住他老婆的膀一推一送的，推得她又極聲地急叫起來。

「叫什麼呢，我拖的老七子呀——真有鬼，老七子見我這麼一來，倒真的馬上中了他的鬼計，他想騙老婆的門路來了。他一壁向我偷偷的擠眼睛，一壁認真地懇求我說：「老兄弟，何必這個樣子呢！當真不看出面，也該看看水面嘍！我老七弟是個光蛋末也跟你去了，別說局裏，上縣城怕不領你的教？」這傢伙，真做得像呢，賊忒忒的只管望着她老婆說：「不是嗎？一共還只有三塊錢來去，當真把我拖上什麼局去，不是把你的面子也瀉光了嗎？」乖乖！這隻板鴨婆起初還硬哩，硬要問我這三塊錢是不是賭賬，是不是賭賬？我一想——

啊，藥滾了！」

雙林把老婆的膀子往破被上重要的一擡，人就撲到屋角裏去照顧那藥了。

一股藥的白汽，霧似的升到他的臉上，他覺得臉上有點癢，熱烘烘的，許多話在等着從喉嚨頭跳出來，他追着自己那牆上的影子，一下又跳到老婆面前說：

「我想賭賬是不能說，萬不能說，我很用心的板起一個臉子，狠巴巴的向她一呸」的一聲，就把老七子往門外拖，我說——這真笑話了，真笑話了，老子挖山爬洞的借了你錢。還說欠老子的賭賬啊！不成功，不成功，去，去，去，去！」

雙林猛把身子一仰，一個大石塊似的倒在他老婆的腳腿上，之後說的話，就沒有人會聽懂他，一面劈毛竹似的，喀喀喀的笑，只差沒有把小屋子震倒。

直到他倒藥的時候，他兩眼注視着罐裏滴出來的藥，才發出一聲輕輕的苦

笑閉住了嘴。

兩分鐘之後，似乎感到什麼不安似的，把藥罐往桌中央一推，他啞聲地說：

「不然這藥那裏贈得成呢，你想吧——咳！」

藥幾乎潑翻在他的手上。

村後的黃龍山上，還沒有開工消息。雙林天天去那裏打一個轉，其實也明知沒有開工——開工怎不來叫他呢，何況頭上的這排天，還是一無理由的下鬼雨。

然而整天悶在家裏也不是個事，出來走一走，轉一轉，鬆動鬆動，也好讓那斷命日子快點溜過去。

他發了呆一樣的，望着山上那峻惡的石壁，與幾處最近打過洞眼的地方。在那下面，到處滾翻着零亂的黃石堆。砂地吃飽了水，也再沒有東西飛起來，

在這裡走走是舒服的。

不過他希望，他只希望從那山壁上，或是山坡下那水潭邊的小路上，會跑出一個人來，而他，也有一個生病的老婆。在家裏天天逼着他要藥吃。

真的。這樣一個同伙，不管同不同山場的，什麼人都好。他悶在家裏實在覺得自己的心，給什麼東西壓扁了。老婆一見他回家裏，還格外要發出那種殺豬叫，叫得他的鼻子眼睛裏，都制不住的要冒出火來。

他踏着那吃飽雨水的沙地，吵吵噹噹地抄過水潭邊的小路，不知不覺已經來到老七子的村上了。一條獼皮狗從濛濛的細雨裏向他撲來，他猛一抬頭，一個胖女人的聲音，突然叫魂似的喝住了他。——

「啞疇，雙林大哥嗎？發了財哇，眼睛裏好像人也瞧不見啦！」

「碰着了鬼！」啞着從那板門里擠出來的老七子老婆，心里暗暗的罵着。

他呆了一下，很想轉身就走，但已經來不及了，那隻南京板鴨婆剛好填上那條

癩皮狗的空位，一面拍手拍腳的喊出她隔壁那個小寡婦，借着小寡婦的名頭就氣也不透的罵了起來：

「吓，不是說，像仔祥林嫂這樣真硬氣，缺長少短不作與朝別人嘆一口氣，不是說，硬氣就只有我們女人！」

她拍拍胸，兩隻小小的豬眼，一下逼到雙林的臉上——

「真不是說呀，硬氣就只有我們女人，像我們老七子吧，全是強盜心肝，軌的一些朋友也是屁，只想串老娘的錢！串着老娘的錢去吃藥，嘿，病就會好嗎？心肝也要爛去的呀！」

她用足力氣在雙林的肩上一拘，好像立刻就要和他打架似的，她指指濃濃的雨天說：

「天知道，呃，雙林大哥你說是不是——生病吃別人的藥，不是五臟六肺也要爛光嗎？」

雙林只覺得全身一麻，好像有塊巨大的山石，一下崩倒在他身上，他模糊地望望面前越聚越多的女人，悶聲不發地轉身走了。後面跟來的是一陣羣雌粥粥的女人底尖聲怪笑。

「什麼害人的×呀？」雙林一口氣奔到家里，拍着老婆床前的板桌，他嚙緊着牙齒吼了起來——

「你說，你要把老子害到什麼地步，你個臭×說！」

他一下跳上去，一把揪住老婆的頭髮，跟手就辣辣地劈了她兩個耳光。

「啊啲——還要咬老子的手？老子就要你死！」

雙林抽出那隻給老婆捉住的手，突的握在她喉管上，人就像一匹熊似的跳到了床上。

「什麼話，害得老子還淺嗎？你拿什麼人的八字來比呀？」

「比！！」

突然，老婆也不知那來的這許多勁，一翻身，也咬着牙，把上半個身子掙了起來，雙林瞪了她一眼，又把她打倒在床上。

「哼，你這不要臉的女人，什麼病呀，病！病！裝你娘的鬼病！」

老婆伸出兩隻雞爪樣的手，在空裏狂亂地抓着、抓着，抓住了雙林上的破棉襖，撕的撕了一個大大的破洞。望着她面前的丈夫簡直全像有鬼附在他身上。

「裝你的鬼腔，老子要看你，要看你！」

雙林直望着老婆那兩個燒黑了的大鼻孔，心裏什麼都沒有想，只是蠻勁地撕剝她身上的衣服。衣服是臃腫的，好像堆在南京板鴨婆臉上的浮肉。

「救命，救命，殺人啦！救命呀！」

「嘿，救命嗎？還說不是裝的，老子偏要看，偏要看！」

一下，老婆那件貼肉的小衫也給撕開了，他望着那一隻腫得海碗樣的鬼奶，和貼在奶子上的那塊紅紅的大膏藥，心頭似乎有個東西猛地撞了一下。他急

忙撥過臉，眼睛一閉，只聽見他的牙齒骨骨兩響，那張紅紅的大膏藥，剝人皮似的一下給他了撕了下來。

『看你還要不要裝腔？——啊，血，血，血！』

老婆已經不再叫喊了，眼睛睜大着，在急急地喘氣，似乎只是求他快點把她弄死。

『血，血——』

雙林木然地望着奶上那個又深又大的爛肉洞，裏面蜜蜂窠似的，殷段的血水，不斷的從那些小小蜂洞裏流出來，在沿着老婆的胸骨，一道一道的斜着流下去。他擎起在空裏的兩隻手，忽地軟了下來，頭也慢慢的低下去，低下去，全不能作主似的，一下撞在老婆床頭的泥牆上。

『啊，很痛吧？』

突然，他吃驚地一跳，好像做醒了一個大大的惡夢，睜着兩隻發紅的眼睛

，無可奈何地捧着老婆的頭，可是那眼睛，就再不敢向那奶子上望。他用抖得非常可怕的聲音說：

「很痛嗎，你應我一聲呀！」

老婆偏不應。攪起一隻手，猛的在他臉頰上抓了一把。雙林一點也不覺得痛，倒反把那臉，馴服地伸了過去。

「你抓吧，把我的眼烏珠也抓出來吧！」

雙林的臉，一點點接近老婆的臉，老婆可沒有抓他。

「啊，總怪是我！」

一下，雙林的臉，便緊緊地貼在老婆的臉上，大家看不見大家的臉，老婆的眼淚在臉上淌着，雙林的眼淚直往肚子裏嚥着。

唉，藥！雙林只是想着老七子給他買的那一帖藥，和那帖始終沒有吃成的第四帖藥，像有一百個鐵鑿，同時在他心裏鑿着，鑿着——藥！藥！藥！

犯

犯

一

沿着山坡走去，老遠就瞧見一株開滿白花的樹，孤立在藍天下面的小路邊上。再從那裏轉一個灣，路漸漸高了，黃黃泥的路，尺把來去闊，向來不生什麼草，望去像一條長長的帶，灣灣曲曲伸展到山的背脊上。

發茂弟挺着兩條小腿，跟山路賭氣似的，走得飛一樣快。實在，他真想飛過這重山去，抱住他的爸哭個痛快！不，放鴨子的爸，這個時候怕不在家；媽婦人家懂些什麼個，頂多吸起那張鰻魚嘴，似哭非哭地鎖緊了眉頭說：「孩子別哭啦，有話不好好的說嗎？」

說！跟誰說呀？就跟你媽嗎？嘿！發茂弟忽然顯出氣憤的樣子，他想這世裏怕跟她總說不清了。不是他蠻好在家裏幫爸趕鴨子，種種菜，十四歲的孩子，已經會挑起七八十斤柴去市口裏賣，總也不該算是吃死飯的了；還有捉起腳婆娘來，不是誰都稱贊發茂弟的手法狠嗎？那是人家還沒有摸熟魚的脾氣，只有發茂弟對於那些快要生兒子的腳婆娘，他是知道得特別熟悉，他知道那些雌頭，也像拖着大肚子的婦人們一樣的懶，一樣的怕動，常常躲在靠河岸的石子縫裏，看見有人去捉牠了，就把半個身子攢在洞縫裏，還拚命游着牠洞外的青尾巴，做出一付又蠢又傻的樣子。

「攢呀，你攢進去呀，你算瞧不見了我嗎？」

碰着眼明手快的發茂弟，喀刺一聲地給拖出來了。呵呵！一拿到家裏，爸笑了，媽忙着拿菜刀，味道兒真不差，靠了發茂弟的福，大家又算開了葷。

唉唉！日子真快過，一過，就不作興再來了。在過去那些日子裏，好好壞

壞，發茂弟還不是隨波逐浪地像條小魚似的游着？也游得蠻有勁呀！如果埃到一定要餓飯的日子，還不是馬馬虎虎把小肚皮一緊，去家裏打一個轉又跑出來了？那像媽，整天挺出那付哭臉，嚶聲嘆氣；橫又是米糧貴啦；豎又是日子過不去，沒田沒地；小人身子大人口，天天像啄木鳥似的在爸面前啄着。都是媽，都是媽的那張鰻魚嘴。啄也啄的，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啄進那陰氣沉沉的棺材舖去了。

棺材，發茂弟從來就怕見這東西，要是平常夢見一口漆黑棺材，準會嚇出一身大汗。他想三十六行中那行不好學，偏偏要送他去學做那給死人睡的臭棺材？

可不是，在棺材舖裏的日子呀，再沒有往常那樣容易過了！「捧別人的碗，得挨別人的管！」管嘛，那位要命的老板兼師傅，怕是天下第一號的好手了。他那對銅鈴眼睛一突出來，就像要吃人，一射到發茂弟身上，發茂弟全身的

骨頭自然而然的會發酥，人就一寸一寸的縮下去，縮到刺蝟樣一團，他再不會動了。

「咄！養太公嗎？我的太公早死了呢！」

老板一見那樣子，氣更來了，扛起滿額的粗筋，喝聲「沒娘崽子」；或是「你的舅子」，便立時抓起他手邊的傢伙，通！好像棺材舖裏老板打徒弟，立例不許用空手，通，通，照例是一下比一下重，尺就尺，鑿柄就鑿柄，祇要手邊抓得到，祇要老板的手會拿得起，就是鐵做的鋼口斧頭，說不定也可以劈到發茂弟身上。總之徒弟在老板的眼睛裏，立例就是個該死的打坯。

自然，落在別人手裏的發茂弟，他能說些什麼呢？他只有躲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，揩揩眼淚，或是夜裏躺在床上時候，摸摸這裏那裏的傷疤，但日子一久，不，還不上兩個月哩，發茂弟終於偷偷的跑回家裏來了。可恨媽真惡心，媽這「黃狗心」的一見自己的兒子跑回來了，她扮起非常兇狠的臉，就扮起

一張刀也砍不進去的臉，竟連口裏的牙齒也比往常更長得可怕起來，她一口緊咬那長長的黃牙齒說：

「總是自己不長進呀。家裏有現成飯你吃嗎？你想！啊哎，啊哎我的天：……」

鼻涕眼淚，媽在狼狽得如同一隻小鼠的發茂弟面前，號啕起來了。

「呸，」發茂弟唬了一大跳，聳聳肩，驀地又從家裏跑出來，他在心裏說：早點爲什麼不把我捏死了？現在弄得別人這麼不上不下的，人可不是吊水桶呀！」

爸，不像媽，向來沒有多話說，他三腳兩步的追上來，拉着發茂弟的手，他說：

「好好兒去吧，祖宗會保祐你的！」

一路上，爸的手老是抖着，說話的時候，眼睛儘瞧着別的地方。發茂弟低

了頭，覺得爸的聲音，很像躲在雪窠裏的老鴉叫。

快近棺材舖的街上，爸呆呆地停下脚步，摸摸發茂弟的頭。發茂弟覺着心裏一酸，一股熱熱的東西，將從鼻子什麼地方衝出來了，可是他極力忍住，並決然地轉過他的頭，接連點了幾下，表示他一切都知道了。不過忠厚的爸，還不放心似的，猛地又牽住他的手說：

「你去吧，好好地，等爸的鴨子賣了……」

爸的聲音忽然哽住了，好像從喉嚨裏拖出一條彎曲粗硬的鉛絲，拖到最後一段，差不多費了更大的氣力。發茂弟聳肩，沉悶地打了個寒噤。

爸呀！一想起爸的那樣子，發茂弟逃的念頭便立時消散了。從此，也可說是完全爲了爸，發茂弟已經對自己發過誓，死也死在這棺材舖裏，決計不再叫他的爸爲了他擔心事，至於餅，他也不指望爸爸買來，賣鴨子的錢，還是買塊肥肉油油你爸的腸吧。他很懂事，他想爸比自己更苦得多，爸的年紀一年年老

了。再下去鴨子也放不動了。可是爸也不用愁，那個時候你的發茂兒也成人了，他是一個有本事的木匠了，木匠不一定專做棺材呀！

這麼一轉念，發茂弟什麼事都能夠忍着接受，有時當老板的狼性發作起來了，他也不像先前那樣畏縮，嚇得魂靈也出竅的樣子，他咬緊牙齒，抱住自己的胸，身子挺直着，且在肚子裏說！

「儘你打，打個夠吧，這身子可不能算是你的呀！」

發茂弟的確變了，見了老板以下的人也敢說說笑笑，他覺得自己並沒有比別人少一個鼻子，或是一隻眼睛，他很當自己是一個人，而且他期望著五年學徒期滿之後，做一個更有用的人。

日子又平靜地流去，一天一天，發茂弟抱着一種超過十四歲孩子的堅忍精神，在長而遠的人生大道上走着，他知道總有這麼一天會走到他要到的地方。

那知道，可說連鬼也不知道，忽然從青青的天空裏，落下這麼一個巨大的

霹雷，劈得他幾乎再透不轉氣來，幾乎再不知要怎樣的做人了。

老板瘋了嗎？噫，什麼事呀，他？照例老板要打他的時候，必定先抓住他一個錯頭，那怕錯頭小到僅僅是爲了偶而脫落了鑿柄，那麼也可說是他的不小心，這次可屁的錯頭也沒給他拾住，而且來勢洶洶活像起了殺心，不簡直是發了瘋嗎？

唉！發茂弟姑且抱住胸脯，但頭還沒得及抬起，老板早等候着一個不可避免的狂風暴來到。擎起一根粗粗的木棍，連聲帶吼地撲到他面前來了。

「你這小賊，偷老子的，偷老子的錢啊，你這，你這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發茂弟退到一口正在成圍的棺材旁邊，一手擋住那空裏落下來的木棍，並坦然地直視着他的老板。

「什麼呀，死人肚裏該有魂，倒反問起老子來？」

老板突出的銅鈴眼，逼視着他約摸二秒鐘，他已斷定發茂弟那雙黝黝發光的大眼睛，確確實實是一付賊相，而且還是相當有經驗的賊相，他知道有經驗的偷賊，才有那種若無其事的神氣，狡猾的掩飾呀！

「該死的東西！」老板那醬黃色的臉肉上，猛地激起一陣可怕的抽搐，用平生的氣力，舉起他手裏的木棍，像一下就要結果了他。不過老板在自己的盛怒之下，還痛責着自己的「該死，」——怎麼一個精明的人會這樣的粗心失眼！雖然他也曾暗暗地雇了人，砍伐過城隍山上的松木，已不止三次之，而事後竟一點形跡也不露。可說對於這門道理，他是最那個也沒有了。不過今天的發現，還不能不歸功于自己的精明，而且在那個什麼人都不容易留意的場所，還尋出了全數的贓物。

「咳，賊贓在這裏，現在看你還有臉裝腔嗎？」

老板驀地又從腰袋裏，摸出一個破布包包的東西，得意地舉起發茂弟眼上

，「哼！」接着便把那破布小包，在發茂弟的左眼角上連擊了幾下。哦——這時候，發茂弟才明白那破布包裹，大約包的是幾塊大洋錢，他莫名其妙地睜大了眼睛，像猛地一見一套「栽瓜殺人」的大把戲，心裏又怕又奇，不過當他覺得這套把戲，到底不是玩着耍的時候。他非常的着急了，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說，是的，該就在這個緊要的時候說。唉！真作怪，說話的口，非但不聽他的令，而且連從未有過的口吃毛病，也作怪地同時來了。

什麼鬼迷住了你嗎？發茂弟緊咬了牙齒，恨恨地擰着自己的腿，重新挺直他的胸，似乎這麼一來，人已稍稍清醒點了，終於大胆地瞧着他的老板，抱住挺直的胸脯說：

「剛才可就是爲的這個嗎？這個，我可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！」

他並把那冷冷的眼光向擠立在鋪子外的觀衆們掃了一轉，再摸着他左眼角上剛才新暴起的一個紫血塊，顯出不服的樣子。

沉默，那霎時間的沉默中，老板心裏雖也大跑馬似的奔過許多模糊人影，他看見前幾天爲了預支工錢跟他口角的金榮麻子，也看見天天姘在他腳頭的那個吊眼姘婦；又看見……總之發茂弟的那一貫大膽無畏的神氣，不能不叫老板的暗暗地「吃驚」，總說當官也祇有一賴，你能硬叫他不賴嗎？因此，他又後悔自己的「發作」，還過于早了些，不過當他第二次再擰起那醬黃色的臉肉時，他顯得什麼都不放在心上了。他的爲人就是這麼乾脆，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」何況還是對於個把該死的小東西——徒弟，煩了心計，也徒然可惜。於是一陣嘿嘿的冷笑之後便說：

「那麼，是我冤枉你了？你該去伸冤呀！」

發茂弟驀地一個踉蹌，幾乎跌倒在地上。那是老板破例用赤手打了他一下耳光。

「噫！你捧着臉幹嗎？是的，我也知道你再沒有臉見人了。」

哦！發茂弟剛從一陣劇烈的哄笑聲裏，站直他的身子，又來了一個向後的踉蹌，這次可真跌倒在地上了，眼前昏黑得可怕：什麼房子；什麼鋸子斧頭；什麼房子上的七門八窗；以及老板那突出醬黃色臉肉上的銅鈴巨眼；甚至那剛才哄笑時，全身肥肉都在塊塊抖動的，隔壁染坊店的大塊頭，……都像同時吃着了一個開花炸彈，猛地沖上了半天，又紛紛地跌落在他身上，壓得他氣也透不轉。也不知道自己的鼻子已經在流血，自己已經在號哭。只覺得有一陣陣的什麼風，夾着老板的吼聲在耳朵邊叫嘯着。

「嘿嘿！看不出你竟有這手本事呀！……你不怕犯法嗎？……什麼，你還要裝腔作勢嗎？……唉唉！我也不作這個孽了！將來自有收拾你的人，……記着！自有收拾你的人！……哭！我這裏可不是孤墳頭！我還道你真的已經那個了呢？還好，還好，……滾吧，……快……不過你記着，將來自有收拾你的人！」

哦——發茂弟不知什麼時候，捧着腫脹的腦壳，從老板手裏的木棍底下溜了出來，也不知溜了多少路，他才沒有號哭。

現在發茂弟越想越氣，打了還小事，給撞出也在其次，偷，偷可不能承認，他不是「夜里偷瓜儘揀軟的捏」嗎，人不能窮，人也不可以軟，窮了軟了麼？那就，那就，所以發茂弟除了那個銅鈴眼的老板之外，似乎還恨着別的什麼，可是媽媽？不——他想了想搖搖他的頭：爸嗎？發茂弟趕忙打一下自己的嘴巴，爸，爸，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一個人，他從沒有害過什麼人。那麼——他眨起眼睛想了好久，可是總想不出，他恨恨地跺着腳，面前又可怕地閃出兩隻銅鈴般的巨眼，一閃一閃地逼視着他，這回他可一點也不怕他了，他忽然對着山路邊上的，一叢開着正盛的滿山紅，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，轉過頭去，伸長了頸子，瞧着遠遠的一方天，他叫喊着：

「天上的太陽做證，現在，給你賭過咒來。」

于是聲音便放大了，似乎要喊得給一叢樹林擋住的那條街鎮也聽到。

「誰偷了你的錢麼，誰就馬上開棺材！可是，」

可是的什麼呀，發茂弟眼睛一眨，舉起拳頭在空裏揮了一個圈，他那黝黑的臉色上，立時透出一些油光，當然冤枉他的人，也得馬上開棺材！

這麼一來，他心裏已輕鬆了許多，挺着兩條小腳，繼續在道路上飛似的走着。

一一

「喂！不是發茂哥嗎？」

那個呀？好像聲音兒非常熟。發茂弟豎起耳朵，在剛才打轉的山路上扔住脚步，留心向四面一望，人可看不見，只見綠森森的冲天大毛竹，鋪展在滿坑滿谷滿山背，差不多很少有地方可以瞧見拳頭大的這麼一角天，陽光偶而透進

竹林裏，看它也站不住脚，竄來竄去，給那綠絨似的細枝密葉，搓成粉碎的一點點，一絲絲，一會兒，一絲一點也不見了。撒下個陰沉沉的毛竹山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好像非常氣悶地喘息着！

發茂弟不禁呆了一下，頭頂的竹枝上，驀地撲起一隻褐色的野鷹，長嘯了一聲，拍拍地穿出竹林外去了。哦！發茂弟深深地打了個寒噤，這時候，好像全林子都起了個不安的擾動，並從那擾動的搖撼中，似乎又在半空裏撒下一大把細細的砂石。發茂弟拚命的向前奔着，可是奔不快，儘像有東西絆着他的脚，便又猛地站住，攀着一株粗壯的「竹娘」，他爬上了高高的岩石，再向四面巡看一轉，他急想找那個叫他的人，於是大着嗓子喊——聲音有點兒抖。

「喂！叫我的人不跑出來麼？是人還是鬼吓？」

「喔呵！小泥鳅吓。」

咄！發茂弟不防岩石背後就躲着那個人！猛地又唬了一跳，差些兒從岩石

上翻落下來，他立時虎起了臉，心裏委實有點火。

可是小泥鳅一點也沒有覺得，他瞧着發茂弟抱住毛竹，從空裏落下來時，就看出他的手法還欠靈活，而且對於那種抖抖顫顫的樣子，認爲非常可笑。

「呵！你的膽還是那麼小？」

等發茂弟落到地上，他馬上嗅嗅鼻子，用他那種永不會改變的像女孩子的尖聲說，同時做出一付極醜的怪臉，嘻嘻地笑起來。

「又不靠膽子吃飯！」

發茂弟還是很不高興地瞥了他一眼。

「吓！我看你剛才一隻老鷹飛起，你就怕了，老鷹也用得着怕嗎？這山裏還有野豬呢，我可什麼都不怕，便是一獨口野豬」我也有法子對付它，不過，「獨口野豬」是挺壞的壞蛋，壞的是它見了人不怕。這種「獨口」，你怕還沒有看過吧？吓！我聽你剛才跑上崗子的脚步聲，我已知道你心裏很着了慌，

你到底慌的什麼吓？我想馬上叫住你，叫你不要怕，可是一想嘛，我就——」

小泥鳅越說越高興，非常興奮地一邊儘嗅着他的鼻子，他那種不論說話。或是不說話的時候，總要無端的嗅着鼻子，嗅着那個老媽嘴的尖鼻子，發茂弟認爲是非常討厭的死相！不過對於小泥鳅的許多話語，倒也覺得新奇有趣，立時便點了幾下頭，再不像先前那樣生氣了。

「那麼你一個人躲在這裏，是專門想法對付『獨口野豬』了？」

「嘻嘻——」

小泥鳅又是一陣尖聲的傻笑，又做出一個怪臉，表示否認他的專門對付「獨口」。反剪着兩手，很小心的向後面高山脊上觀望一下，接着便關心地說：

「現在老板還打你嗎？我想你真寫意，我常常在想，你們在街面上住慣了，恐怕有人叫你們去騰雲一定也不高興了吧？他媽的街上要什麼有什麼！

他瞧瞧發茂弟新剃光的和尚頭，和那件不見補釘的藍短衫顯出不勝羨慕的

樣子，又用力嗅嗅鼻子，似乎要從發茂弟身上，嗅飽那寫意的街鎮氣味。

可是發茂弟却馬上睜大眼睛，對準那個嗅也嗅的尖鼻子，猛地啐了一口氣，憤然地走開了，不說一句話。

簡直滾他爸的瞎子蛋，他，小泥鳅，也配笑笑人了？他下意識的摸摸自己臃腫的和尙頭，再摸摸眼角上的紫血塊。哼！他明明故意在尋人家的開心呀！給他爸的相個面，總有這麼一到老子的手。吓——發茂弟忽然挺一挺他圓眼上的黑濃眉，一點報復的火燄，立時飛到他心裏開始燃燒了。他一想起小泥鳅剛才反剪着兩手，窺望山背的鬼樣子。再瞧瞧那新透在黃沙土外的，一羣黑黝黝的春筍尖頂，那報復的火燄。立時從心裏燒到他臉上，他怒着臉，喝聲「不要臉的！」便一口氣衝到小泥鳅面前。這時候。他要破壞一個什麼，來洩出他心裏的氣憤，來填平他心裏的一道深的傷痕！至於小泥鳅的對他究有多少不友之處，可已不放在心上。

小泥鳅把頭向頸子裏一縮，似乎明白了他的來意，露出幾個大的黃板牙，驚吼一聲，提起重重的篋篋，向林子深處飛似的奔着。

這還能放手嗎？天大的敵人就是他小泥鳅，發茂弟搖一搖身子，也毫不遲疑地趕了上去。他直視着小泥鳅的背影，活像一盞在風口裏飄搖的紙壳燈籠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。

「喀刺」

終於像拖出石洞裏的鯽婆娘，發茂弟一把將小泥鳅扔倒了。

「哼！我要瞧瞧你篋篋裏藏着的什麼寶貝，吓！——別裝你的腔吧，我要捉你到禁山會去，禁山會，我知道禁山會會給你個痛快，你是害人的壞蛋，你道我還不知道嗎？」

在一個山坡的斜面上，發茂弟一脚跪在小泥鳅的肚子上，揪住小泥鳅的胸襟，用力拖着牠，搖着牠；另一隻踢着牠；最後把光光的和尚頭頂住他的胸，

換出那胸襟上的手，拍的給了他一巴掌。

「快跟我到禁山會去吓！」

活像小貓捉到大老鼠，顯出沒有擺佈的樣子。不知怎樣一來，倒是發茂弟先哭了出來。

小泥鳅眨着白白的眼睛，他不哭，只是死命拉住他重重的筍箕，他相信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發茂哥，沒有這麼大的口會把他吞下去。

真的，他們約摸又相持了五分鐘，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。

發茂弟一路慢慢地走着，心裏什麼都沒有了，好像正在走路的人，完全不是他自己，那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船兒，給狂風吹毀了舵，吹失了方面，迷迷惘惘，在海天一色的水浪上飄着蕩着。

不過當他翻過山嶺，走上了進村的大路，他猛地驚了一跳，唉唉！「我到底往那裏去呀？」等他忽然聽到從山谷間，傳來自己的回聲猛地又驚了一跳，

心里非常的亂。他想起許多許多從沒有想過的念頭，終於又看見了小泥鰍那搖晃的灰白背影，喂！他立時懊傷地搓搓手，實在的，自己有什麼本領配打他？他什麼都不怕，給人打得眼睛翻白了，也不作興哼一聲，他是一個小怪物。沒有他這個小怪物，他的瞎子爸也早就翹辮子了。哦！「小泥鰍呀！」他驀地狂叫了一聲，莫明其妙地落下兩行淚水。

最可惡的，是村中心的那株白菓樹。已經也清清楚楚的望見了，依舊是這麼高，這麼大，這麼一柄大傘似的撐在村子上。只是去的時候，還剛剛抽嫩芽，而今已穿上一套綠色的新衣了。

發茂弟驟然身子一軟，眼前可什麼都瞧不見了！傘似撐着的白菓樹；幾堵黃黃泥牆的小村莊；田畝；大路；跟着大路流去的 那穿村而過的淙淙澗水河，都在一陣混亂的搖旋中，旋出天的外面去了，而展開在他眼前的，依舊是海天一色的波波浪浪。他擔心着那隻失去了舵的船，可是他並不希望有人去救，

是的，最好快一點兒沉下去。

二二

村上，太陽又落山了。

當落山後的太陽，從遠山脊上攝回它最後的一抹餘光，那淡灰色的黃昏布幕，立時從天空裏飄飄降下來，遠處的山林，便也漸漸地顯出模糊的輪廓，同時給着地飛起的白色暮霧纏繞着這裏到那裏，好像整個的山林，抬在空中微微浮動。

發茂弟抱着胸，靠在自家的泥牆上，舉起蒼茫的眼光向四面望望，覺得什麼都變幻太可怕，就是那整天奔放的河流，這時也怪樣畏縮，壓着和生怕別人聽見的嗚咽泣聲，悄悄地爬出村去，活像一條受傷的灰色長蛇，樣子非常狠狠。

發茂弟默然許久，什麼可怕的念頭都來到他心上，忽然鼻尖一酸，兩泡酸熱的淚水，立時包住他烏黑的眼球，展在他面前的一切，更顯出模糊的怪狀，他固執地直着身子，讓那已經湧起的淚水，沿着黝黑的臉頰淌下來淌到嘴角邊，淚水轉了一個灣，接着又有湧起的淚水，跟尋着原路淌下來，好像再世也淌不完。

他回來已經三天了，可是到家的第二天，媽就出去幫了人，媽變得非常奇怪，她展開了幾百年都鎖緊的眉頭，喜洋洋的一張臉，用響亮的聲子跟爸說：「你家爸，王家嫂嫂已跟我說好了，她本家三媳婦剛生了小的，要添個人洗洗什麼，帶便弄點子小菜，一塊錢一個月啦！」

媽說到一塊錢的時候聲子特別有力，同時眼睛裏也射出絲絲的光芒，——好像頓時年輕了十多歲，向爸臉上掃，這麼一掃，當然是在徵求爸的同意了。發茂弟趕忙注意他爸，爸可什麼話也沒有，祇隨便地「唔」了一聲，即將眼睛

瞧着地，他又沉默了。

媽的眼光忽然又掃到發茂弟臉上，發茂弟不覺身子一震，即忙學着他爸，也把眼睛瞧在地上。他知道媽的教訓又要來了。

可是媽呀，竟連鋪子兩個字也沒有提着，意外的上來抓住發茂弟的手，緩聲和氣的說：

「你在想什麼？替你的媽担心事？傻孩子，媽是去賺錢的呀！你看，這箱裏還有雙新鞋，是你的，做了正想叫爸送給你，可是你已經回來了，呃，那也好，——」

媽說到這裏略一頓，好像已經知道她兒子的心事，急忙把要說的話語勒住，一會兒，緊一下她牽住的那隻手。

「你看，阿茂正是筍樣透的時候呢！」

發茂弟依舊沒有抬起他的頭，不過他斷定媽的眼光，這時已經離開自己，

送到爸臉上去了，趁這機會脫出了那隻被握任的手，覺得全身都輕了一下。他要用心聽爸說話，他想爸這次總該有話說了。爸近來那種越發不大說話的脾氣，他覺得非常奇怪，仔細一想，却又非常的難過。

可是固執的爸到底還沒有話說，祇是他坐的那張竹椅，吱地叫了一聲，像吐出一個沉悶的嘆息。

媽去了。屋子也格外的空了起來。發茂弟像一個沒人注意的影子，在那空寂寂的屋子里飄來蕩去的覺得什麼地方都坐不下來。

「爸！你太辛苦了，鴨子我也會趕哩！」

當爸又要去放鴨子的時候，發茂弟好容易搶住爸手裏的趕鴨棒，鼓起精神向爸奮勇地這樣提議說。

「唔！」爸應了一聲，可並沒有鬆開他的棒，停了好一回，他才繃緊着臉說：

「還是我去吧，家裏也坐不住。」

爸回來吃飯了，那張還是綳緊的臉，好像都沒有鬆動一下過。

可是發茂弟却誠心要討爸的好，他猴在爸的面前，做着好幾個勢頭又鼓起精神說：

「爸爸，我還是去砍柴好不好？」

爸悶聲不發，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。「爸爸，我是說砍柴呀！」「柴？」

爸的臉一沉，似乎立刻又生氣了。爸簡直太會生氣，好像滿身長了刺一樣

發茂弟突然低下眼睛，在喉嚨頭小聲地說：「砍柴又不化本錢。」但沉默着的爸，可猛的跳了起來，敲敲桌子說：「做夢！柴到什麼地方去砍呀！這裏禁山會的人比老虎還兇！砍！差不多砍兩條腿子去賣賣！」

從此，發茂弟不再在爸的面前囉嗦什麼了。但是當他一個人在家裏的時候

，他就莫明其妙的害怕。好像屋子裏有什麼鬼怪要捉他，吃他，於是他整天的躲在門外，疲倦了就靠着門外的泥牆。

現在，他的爸還沒有回來，不知怎麼一來，眼淚從他的臉上淌下來了。

黃昏的微風，吹來了山林間的泥土氣息，也吹來了人家燒飯的米香，發茂弟心焦地跑到屋後的白菜樹下，拭乾眼淚，眺望着田野的那邊。

又不知過了多久，爸才慢慢地趕着他的那羣鴨，在暮色蒼茫的田野間走來。擎在爸下手里那根縛着破芭蕉的趕鴨棒，不停地在空裏揮着那羣鴨，瞎了眼晴似的東逗西逗，一下散開了，一下撞在一塊了，你踏我踩，有時一陣都上前了，落下孤另另一隻，只管逍遙自在地蹣跚。

「噢~~~~~噢噓！」

爸不耐煩，只是罵着，爸的眼睛，像兩個深深的黑洞，近來的眼眶骨，高得格外可怕。

發茂弟忽然覺得這羣蛆包子在搗他爸的蛋，故意捉弄他爸，簡直是欺侮他爸，他生氣了。冲到爸面前，憤然地說：

「爸，你先回去歇息個，這裏我趕去！」

「呃，到也到啦！」爸把發茂弟的手一推，好像推開一堆不必要的爛東西，兀自繃着臉走他的去了。

發茂弟木然地望着爸的背影，睛眼漸漸給湧出的眼淚模糊了。

晚上，爸悶聲不響的坐在黑暗的屋子里吸煙，發茂弟也早就悄悄的爬到床上去了，到處一片的黑，那一線窗上星星也瞧不見一顆，人就像悶在棺材里似的，透一口氣也是非常的不舒服。

「呢呵！」不知怎麼一來，發茂弟終於夢見了銅皮鐵骨的小泥鰍。他高興得說不出話，便不把抱住了他。

「咄！捉我到禁山會去嗎？」

小泥鰍眨白着眼睛，不屑地露出他巨大的黃牙齒。

「不，不，什麼禁山會，狗屁蛋，你不跟我做朋友了？」

發茂弟急得滿頭大汗，而且還在小泥鰍耳朵上親熱地咬了一口。
爸驕地醒了。抽開那隻被抱得緊緊的腳，踢踢發茂弟。

「發，發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發茂弟似在回答他，他含糊地嘻嘻的笑着。

四

第二天一早，發茂弟真的把小泥鰍找到了。

那是在澗水河邊上，太陽還沒有出山。小鳥兒怪會唱，在空裏飛來射去的。風很軟，不冷也不暖。綢子一樣的東西呀，桃花盛開的時候哩，那奔動的河流上，不時飄過一瓣一瓣的花片，像村姑娘的臉，朝你那麼一閃，就偷偷的跟

着水流溜出村外去了。

發茂弟蹲在河岸上，向溜過面前的花瓣，不住的吐着水口，想了一想跟小泥鳅說：

「喂，小泥鳅，那天我不知怎的會打了你，你還記着吧？」

「哦，幾時呀？」

小泥鳅嗅嗅鼻子，忽然拾起一個石子，「通」的擲在河心裏，露出幾個大的黃板牙，注視着水上劇起的波紋，隨便地說：

「這里有魚哩，我可不想捉；捉魚——多麻煩的事情呀！」

「不過鯽婆娘呢？」「鯽婆娘有什麼了不起，你有稱嗎？你賣給人家怎麼算？嘿，你才吃虧哩！」

發茂弟覺得小泥鳅總比自己精明，他望望小泥鳅的尖鼻子，也覺得並不怎麼惹惱，他忽然就對準那個鼻子，撲的吐了一口水。

幾天後，發茂弟一聳一聳的跟小泥鳅走，他們要到一個地方去，那是小泥鳅老去的地方。小泥鳅一路嘻嘻的笑，他蠻不在乎地歷述自己的故事，說到得意的地方，他不笑，嗅嗅鼻子馬上這麼說：

「只可惜爸的眼睛瞎了，我們起先也養過牛種過田啦！」

「可不是」，這話發茂弟很相信，他馬上伸出一個中指，送到小泥鳅的尖鼻子跟前連屈了幾屈，他說：

「有一頭牛，祇要有一頭牛，假如我的媽會生一頭牛多好！」

「咄，那裏人會生牛呢？」

「是呀，就是她不會生才不好呀！」

這天夜晚，發茂弟家裏破例的點了一盞燈。他鋼啣鋼啣洗一陣碗，又跳出抹抹桌子，不給爸看見，又偷偷的在燈里加了一根燈草，聽後他在門口的小板凳上坐下了，望着黑暗的門外，忽然小泥鳅那突出的老鼠眼睛，又在那綠絨般

的竹抹深處，向他悶了出來。

「快！你的手不要抖吓！」

攢山鼠般的小泥鰍十分正經。他低頭挖土的時候，差不多氣也不大透，一直到貨色成交之後，才換過原來的相，那對突出的非常可怕的大眼珠，也平進了許多。

「好了，你不會告訴你爸吧？我想一定別讓他知道，說不定他會打你的。」

打？發茂弟猛地一跳望望坐桌子旁邊的爸，不知不覺替爸的煙筒滿裝一斗烟，霍地送到他面前。

「爸，吸筒烟養養神吧。」

「唔！」

爸居然接引他手上了，也居然吸了一口，也就合上眼睛在養神了。可是他

爲什麼又要嘆氣啊？發茂猛一怔，心頭卜卜跳起來。

爸凝視着前面的發茂弟，好像要問什麼，遲疑了一會，終於把眼光移到紅紅的烟斗上，他硬硬地說：

「你去的時候媽在做什麼呀？」

哦，原來爸的嘆氣還是爲了這個，發茂弟安心地吐出一口氣。可是媽在做什麼呀？他木然地呆了一下，嗯——

「媽嗎？媽好像在燒什麼菜。」

說着，他的臉也紅了起來。幸好爸的烟斗裏在吱吱地叫，叫了一陣子，轟地噴起一口烟，飄散的烟霧遮住了發茂弟的臉。

「那麼，她還跟你說什麼呢？」

這下，可把發茂弟窘住了。而且爸的眼光也從那已經不叫了的烟斗上，移到發茂弟臉上來了。發茂弟退到牆上，他靠着，背上透出一層汗，耳朵根也熱

啦。他覺有東西封了他的口。他用好大的力氣把它張開來，可是一下又貼攏了。到底是什麼鳥嘴吓？要不是爸在看住他，他準會歪那張口，問它下次要不要倔強了？

「沒有說什麼嗎？」

爸顯着失望的樣子。

「媽說，媽說，媽說要回來呢！」

好容易爭服那張作怪的口，不過他自己也不知道說的什麼。

「回來！」

爸愕然，將烟桿重重地敲着地。

發茂弟這時才明白自己已經說了些什麼，他很後悔，摸着頭，用小到幾乎

祇有自己聽得的小聲說：

「說不定要回來看我們呀！」

可是爸已聽到，他默然了。

五

又是一個夜晚來到了人間。

發茂弟在離村五七里地的深山間狂奔着。像一隻被獵犬追趕小兔兒，抖得全身的汗毛都豎起了。他疑心自己在做夢，但願這突來的惡夢快一點兒醒。

「喔呵，再往那裏跑呀？」

當他奔出黑深深的大林子，他惶惶地極目一望，對着幾顆遙遠的疏星，哀告什麼地用發抖的聲音說。可是星星們祇向他映了幾下白眼，表示沒有力量管人間的閒事，幹忙閃進白色的雲片裏。

哦哦，發茂弟只得在高峻的削壁上徘徊着，東一望，西一望，完了，完了，可不是什麼路都斷了！往那裏跑呀？

充滿着月光的天地，像一個碧清的海，站在削壁上的他，就像兀立在孤力無援的荒島上，可不是什麼路都斷了？誰說，誰說天無絕人之路呀？小泥鰍這個小忘八！

林子裏猛地驅出一陣風，像剛才追趕他的人已經趕到了，喘着那狂怒的急氣。呵！發茂弟猛地打了個寒噤，他的心已經不跳了，也許已經爆破了？也許在爆破之後，又凝成堅硬的硬塊了。

哦——他木然地抱着胸，忘記他自己還在抖，他覺得地在震動，整個的山在浮起來，因此脚下的削壁在岌岌地搖，倒了，要倒了，他不敢打量那削壁的山谷有多少深，總之深得瞧不見底。他睜着圓圓的眼睛，只是死死的盯住遠處的天，他想哭，可又哭不出，媽媽的，誰說天無絕人之路呀？他伸出一個拳頭向天上擊去，不，伸到半路又縮了回來。到底還是小泥鰍的話太古怪。他說人們走的路，都是老天給造的，老天很有義氣，它非但不斷那自己造給人走的路

，而且，而且，詩候一到，天還會「開眼」，哼！「天開眼」嗎？小泥鳅嚴肅到什麼似的，本來突出的大眼珠差不離就要掛下來，猛把兩手向左右一分，表示「天開眼」就是這付樣相開法的。

「哼！天開眼嗎？總在有月亮的夜裏，碰！嘿唧唧，唧唧，……天上的門開了。一個黑深深的洞，洞，黑深深的，可是你別慌，等到那洞裏射出金光，那就搶快跑上去。喂籃，發茂，你喜歡金元寶還是銀元寶？」

咄！滾你的瞎子爸，現在發茂弟再不相信小泥鳅的話，這花菓山上一個筋斗打翻下來的小畜牲，糊說八道！他畜一口唾吐，滿想對準他尖小的鼻子吐上去，可是回頭一看，小泥鳅依舊還沒有來，只見自己怪長的黑影，可憐地躺在削壁上。

哦！原來什麼都不可靠，什麼人都不能幫助他，簡直什麼人都在忍心陷害他。早知今天麼？唉唉！

這時月光給什麼東西擋住了，天地間驟然一個大昏黑，在這驟然的一昏黑間，雲裏霧裏地，什麼都不容易辨出。只聽得夜間的山風，像驅過一隻一隻的猛獸，在山林間狂奔怒吼。過後，聽那已經跑遠去的風，再遞來尖銳的餘音，間來着一聲兩聲的夜鳥嘯叫，那就更可怕，活像有什麼鬼魂在哀哀的號哭！

哦！發茂弟一個踉蹌，幾乎從削壁上撲的倒了下去，他亢奮地撐着身子，等他好容易辨出脚下的路徑，想要離削壁的時候，一個人的怒喊，立時喝住了他。

「你奶奶的！」

「啊唷！」一秒鐘之後，發茂弟拘攣地狂叫一聲。

六

夜去了。從夜的黑嘴裏，吐出一個陰霾的早晨。

早晨的山林，像還沒有睡夠，掀起它白色的被幔，祇伸一伸腰，復又躲進去尋它的好夢了。就是這麼個天氣，什麼都扮出了陰霾的臉嘴，率性是下雨倒也痛快些。

可不是，發茂覺得一身都不痛快，不知怎麼的，其實真的下了雨麼，也未必就一定痛快！那麼，唉唉！

「你奶奶的！還要老子抱你走嗎？」

發茂弟剛停一下脚，一個栗暴跳到他頭上。他牙齒一咬，心裏想：什麼希罕啦，你大不了是個禁山會裏的赤佬，要是會長就是你，不要吃人嗎？於是他緊抓了一把，好像赤佬已摺在他手心裏，差不離半死了，才輕輕地鬆一口氣。不過會長也不是好蛋，這一切的壞蛋！

他開始懷恨到一切的人，甚至他的媽，他的爸。

好在像他一樣被押着走的人，還不祇他一個。烏青鼻子的，那個小，小，

唉，他叫什麼呀。小老鼠？不！小松鼠？也不！他連想了二十多個小也小不出，他說就叫他小什麼拉倒了。

「小什麼，你今年多大啦？」

「嗚嗚！」

「你家在那兒？」

「嗚嗚！」

「山裏的筍你已偷了好幾次吧？這裏那一個是你的同夥？」

「嗚——」

「呸！叫他不要哭！」

一個保衛團團丁，驕地給他一熊掌。

「會長在問你呀，不許哭！」

「嗚嗚」

「嘖！」跟着又是一熊掌。

哭殺瓜！連在場的發茂弟也笑了。

這時發茂弟心裏一動，他想找個機會，送他一個好名字，這名字的意思很多，連他的烏青鼻子也帶在裏面的。

可是偷眼一看，小什麼不見，大概落在後面去了。一個松毛鬚子的老頭兒，已走下來補了他的缺。老頭兒活像一隻老駱駝，也許是背上綁着一隻大筍，與插起白旗的緣故吧？腦袋兒羞不離垂貼在胸上，走路的時候像在打盹睡，腦袋兒一頓一頓的，頓出兩條不知是口水，還是鼻涕什麼，沿着鬚子掛下一尺多長，並從那松毛鬚子裏，還可以看出他被撕破的衣襟，與奶旁骨上的幾條紫血痕。

「嗨！遊街，還不如槍斃的好！」

老頭兒驀地自語着。市街就在不遠的前面了。

哦、遊街、發茂弟猛一怔，原來兩個抬棺的傢伙，帶他們到這裏來，爲的

是還要遊街。遊街，可不知還要不要唱戲呀？他莫明其妙地望前面一個人，那個人的肩膀搖得太作怪，好像他走路全靠肩膀在用方。因此他背上的旗子，也就格外的囁啦囁啦，別人都抵他響。發茂弟羨慕地眈眈眼，也想學他，可是不像，渾背上的旗子也率性不響了。而那個人的肩膀仍舊是作怪的搖，旗子也囁啦囁啦，一下顯出這邊的和那邊的招風大耳朵。發茂弟十分擔心地一步搶了上去，深怕他的旗子會給搖落下來。所以說：

「喂，你的旗子！」

那人沒睬他，殺相地瞪他一眼。

「喂，你會不會唱戲呀？我可屁的也不會那個！」

發茂弟忽又拉了他一下，並小心打量他那也有兩塊紫厚嘴唇，一張開來準可塞進一個大拳頭的嘴，覺得輕鬆地吁了口氣，他料定那裏面，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好戲文。

走着，走着，發茂弟幾乎覺得什麼都坦然了，他覺得人生一世，原來不免有時也要遊遊街，是的，有時該威風一下！記得媽媽老說，她還是做小姑娘的時候，爲了偷上街去看遊街，她的媽發狠打了她一頓，也就是那天起，開始纏足了。因此，媽對於那次遊街，好像再世都不忘記。有一次，她是那樣的興奮告訴發茂弟。

「呸！看的人嗎，幾乎把店家的櫃台也擠倒，六月會也沒有這麼多的人。

「櫃台到底倒了沒有？」

「忘記了，不過看的人個個都喝采了，喝采的聲音呀，好比放礮開石坑！……」

「他們唱的什麼戲呀！」

「那個懂他們呢，他們還大喉嚨喊——說是再過二十年，又是個英雄好漢

啦。」

「啊哨！那麼他們做了英雄沒有？」

「傻孩子，那我怎麼知道呢？」

發茂弟想到這裏，猛把手裏的掃帚，得意地向空裏一揚，瞥見路旁的小草，高傲地堵起了嘴，小草顯出非常懼怕的樣子，立時不住的向他點頭彎腰。他喝聲「得了」，也就把掃帚放了下來。心裏感到说不出的威風。

可是一進市街的圓關，頭上就飛起一個栗暴。

「奶奶的，你在等麼吓？等老子來扶着你掃嗎？掃街！」

於是發茂弟低下頭去，撥動手裏的掃帚了。覺得連胸也不許挺起來，太沒有樣子，太不夠威風。而且街上也沒有擠櫃台的人，也沒有喝采的聲音，真叫他失望。尤其是那從櫃台裏面拋出一隻兩隻冷冷的眼睛，只朝他瞪了一瞪，之後也就什麼都完了的樣子。叫他恨得連連咬牙齒——恨不得一隻一隻都射瞎它

們，方始能夠洩出他心裏的氣。

「分開，幹嗎蠟子樣的連在一塊吓？」

又是那捐槍的傢伙，可是這次沒有栗暴，是一陣猛的旋風，把他們四五個人，拖着四五把掃帚，一下似葉似的散開了。

唏嘩，唏嘩，大家低着頭，彎了腰，像幾匹耕牛在吃草。已掃過十幾家店面了，發茂弟覺得很失望，原來最威風的遊街，也不過是牛吃草，真放屁，屁也不相信！他幻想着街中心，說不定總有一翻大熱鬧，這條街他很熟，他知道「松山堂」對面，一定是「萬陽春」，而萬陽春的隔壁，不會不是剃頭店，他記得最近的過去，還在那店裏剃過一次和尚頭。不過，他是恨透了這條街。

「唔，樟長慶，唔，偷筍犯，唔……」

一個老頭兒，捏起眼鏡的邊，唔也唔的，忽然在唸發茂弟前面一個人背上的旗。發茂弟聽出他的聲音，是常年寄住在染坊店裏的一隻老獬豸。

「掃得週到些，你看——本來爲什麼要偷人的吓？」

老獠猴得意地畫出一口痰，撰的吐在發茂弟的赤脚上。

老不死！發茂弟心裏咒着他，突的抬起頭來想回吐他一唾吐。

吓！發茂弟全身一震，不料就在那老獠猴旁邊，兩隻銅鈴般的巨眼正得意地盯着他，像兩支鋼條似的直戳到他心里。

「是你？藍發茂！近來生意並不坏吧？」

這老狼！死也記着他！

「怎麼，我說自有收拾你的人，是吧？嘿嘿嘿！」

發茂弟把牙齒一咬，也就在嘿嘿的笑聲裏，慢慢地掃過了棺材舖。——再世也不能忘記的棺材舖。

後記

這里四篇小說，都是抗戰以前寫的，其中「把批」「犯」二篇，曾經收在「總退却」（一九三九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）集子里的。可是當這集子出世不久，抗戰開始了，事後得書店通知，才知十分之七的存書，掃數給敵人的炮彈毀滅了。那時聽到這個消息，似乎也並不覺怎麼心痛，大概忙着別的事去，沒有間空的心情來想它，而且那時候我們在敵人炮彈下犧牲的東西太多了，這區區幾本書實在也算不得什麼。但從此，對於帶在手邊那僅有的孤零零的一本，不免格外愛惜起來，每次轉折奔波不遠千里地叫它跟着自己跑路，總算一直到現在，沒有遭到什麼意外。

最近天翼兄從寧鄉兩次來信，提到作者戰後發表的一些小說的風格和其他問題，同時也提到了戰前的那一些，朋友的意見是珍貴的，朋友的關心是更爲

感激的，於是抽出幾個夜晚，翻開那些舊時的東西來，細讀之後，覺得還可勇氣重新出版，便着手修改，剔去幾篇，把「藥」和「磨坊」也編在一起，交耕耘出版社出版了。

本來，那「總退却」集子里，還有魯迅先生的一篇序文，現在因為這集子變動很多，也不想再拿他老先生的文章刊印出來，況且那篇文章，也已經收在「魯迅全集」裏了。

此外，覺得沒有什麼可說，橫在自己面前這條迂長的寫作路程，除埋頭以外，實在也想不出什麼好說。勿此作記。



耒云耒井

犯

9